

倘
湖
樵
書

倘湖樵書初編卷之二目錄

蕭山來集之元成父纂輯

冠式不同攷

女將軍

寶母鐵母

鼻息如雷

合歡

有情之物開花

塔影

影

發私東

花草之形異

樹肉竹肉
附酒樹酒草麵樹

迴心

種銀種金種玉珠

種牙種痘種鬚

種血氣之物
附種齒

烏祥

魏南齋一號平齋

避晦日之說

東坡詩文

東坡之妹氏

堯母墓

暮年再起

觀人之法

宋太祖仁宗之識度

明太祖脣斷

墨仙筆仙

方卯龍卯

陰功神助

甲申十同年圖

帽製

堯山堂外紀云杜清碧本應召次錢塘諸儒者爭趨其門顧淵白琛作詩嘲之有紫藤帽子高麗靴處士門前當怯薛之句聞者傳以爲笑蓋用紫色縷藤縛帽而制靴作高麗國樣皆一時所尚怯薛則內府執役者之譯語也按此今高麗貢使行道中所戴若往時之涼帽式與今之滿帽稍不同農田餘話云至元中胡石塘長孺召至京見上奏曰臣曉那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本事時胡所戴笠相偏欹上曰頭

上一箇笠兒尚不端正何以治國平天下竟不錄用此所謂笠應似今之滿帽矣元末十高士鶴年嘗作別帽一律云雲樣飄蕭月樣圓百年雄麗壓南冠黃金綴頂攢文羽白瑩垂纓間木難刺繡尚期平敵壘簪花曾夢舞仙壇一從吹噓西風裏誰念蒙塵白髮寒此則的似今之滿帽式耳蓋庚申主旣北而丁高士借帽以追念之也餘冬序錄云洪武二十二年申嚴巾帽之禁凡文武官除本等紗帽外遇雨許戴雨笠公差出外許戴笠子入城不許農民之家許着細

紗絹布商賈之家止許著絹布如農民之家但有一
人爲商賈者亦不許著細紗農民許戴斗笠蒲笠出
入市井不禁不親農業者不許其所謂雨帽是何式
樣公差之笠子是何式樣農民之斗笠蒲笠是爲貴
重之飾亦不知是何式樣矣 王伯厚漢制考云絹

布冠各一匱

註

絹布冠今小吏冠其遺像也匱竹器

名今之冠箱也

疏

絹布冠士爲初加之服冠訖則弊

之不用庶人則常着之故小雅都人士之詩曰臺笠
緇撮此是庶人常服之布冠而漢時小吏亦常服之

朱子註云臺夫須也緇撮緇布冠也其製小僅可撮其髻夫冠僅可撮髻而亦名之爲笠何哉

女將軍

荀小女名灌潁川人襄城太守崧之女初崧爲杜曾所圍欲求救于故吏平南將軍石覽計無從出灌時年十三乃率勇士數十人踰城夜突出詣覽乞師又爲崧書與南中郎將周訪請援覽與訪合力救之乃解圍吳丹陽太守孫翊妻徐氏曉卜筮初媼覽戴員逃竄山谷翊皆禮致以覽爲都督員爲丞二人常蓄異志時諸縣令長並會見翊翊入語徐明日欲爲長吏作主人卿試卜之徐言卦不能佳可須異日翊

不聽乃大會賓客至暮翊送客覽使其黨邊鴻暗中
賊翊走入山徐氏購捕中宿乃得覽員歸罪殺鴻諸
將皆知覽員所爲而力不能討也覽入居軍府中取
翊婢妾欲復娶徐徐恐乃給之曰須晦日設祭除服
時月垂竟覽聽之徐潛使人語翊舊將孫高傅嬰等
以佯許之且願哀救高嬰感泣許之高嬰乃密與
翊平時侍者二十餘人相誓晦日設祭徐氏哭盡
哀乃除服盡沐浴更於他室施幃帳言笑示無戚容覽
密覘視不有疑徐呼高嬰與諸婢羅住戶內使人報

覽覽盛音入徐出戶拜覽亦拜徐便大呼二君可起
高嬰俱出共殺覽使人卽就外殺員徐氏乃反服奉
覽員首以祭翊墓舉軍震駭以爲神異吳主族誅覽
員餘黨擢高嬰爲牙門 元時大庾縣婦人曹道成
爲廣寇花丈老所掠方擄去郡軍適至曹取刃殺花
寇及其妻子十三人開關納軍遂破其寨後家歸以
壽終此皆婦人而名將之不如者也 漢書西域馮
夫人名嫫漢宮人也善史書乘錦車持節和戎而歸
東觀漢紀東海呂母之子爲縣令所殺母破產結

諸少年得數百人入海自稱將軍遂破海曲執縣宰
殺之以其首祭子塚 晉書云晉劉遐妻乃邵續女

驍果有父風遐嘗爲石季龍所困妻單將數騎拔遐
出于萬衆之中及田防等欲爲亂遐妻止之不從乃
密起火燒甲仗都盡 晉惠帝光熙元年三月五苓

蠻寇寧州刺史李毅卒

綱

寧州頻歲饑疫五苓蠻強

盛遂圍州城李毅病卒子釗任洛還赴到牂牁路塞
停住交州女秀明達有父風衆推領州事秀獎勵戰
士嬰城固守城中糧盡炙鼠拔草而食之伺蠻稍怠

輒出兵掩擊破之首尾三年子釗乃得達目名勝志
土城內忠烈廟祀女秀也唐人所立至今從之天女
城在晉寧州西女秀代父領鎮時所築湧幢小品
云女人有軍功者儘多然無若顧琛之母孔氏孔年
已百餘歲晉安帝隆安初王歊吳中作亂母爲軍司
馬琛復以已女爲貞烈將軍悉以女人爲官屬及孫
恩亂東土飢荒人相食孔氏散家財以賑邑里活者
甚衆生子皆以孔爲名魏書北魏楊大眼能以長
繩三丈許繫髻疾走繩直如矢馬馳不及見者驚詫

妻潘氏亦善騎射每逢戰獵潘必戎裝與大眼並鏢
齊驅還營則同坐幕下對諸寮言笑自若大眼每謂
諸人曰此潘將軍也 楊升庵云隋馮寶妻洸氏封
石龍夫人戰則錦繖寶幟至老未嘗敗年八十而終
智勇福三者全矣古今女將第一人也緒旗女將與
李全戰者見金史可對錦繖夫人 孝烈將軍隋煬
帝時人姓魏氏本處子名木蘭毫之譙人時方征遼
募兵孝烈痛父老羸弟妹皆稚駭慨然代行服甲冑
韃褭操戈躍馬而往歷一紀閱十有八戰人莫識之

後凱還天子嘉其功除尚書不受懇奏省視及還譙
釋其戎服衣其舊裳同行者駭之遂以事聞于朝召
赴闕帝方恣酒色奇之欲納諸宮中對曰臣無嬖君
之理以死誓拒迫不已遂自盡帝驚憫追贈將軍謚
孝烈士人立廟歲以四月八日致祭蓋其生辰焉甲
乙剽言云完州城北有木蘭廟勝曰孝烈將軍土人
言是木蘭戰處 唐書唐初薛仁果將旁仙池者掠
王氏女醉寢于野王氏卽取仙地佩刀斬之送首梁
州詔封夫人 通鑑成都節度使崔旰入朝楊子琳

乘虛突入成都。賁妾任氏出家財募兵得數千人。自帥以擊之。于琳敗走。朝廷加賁尚書。賜名寧。任氏封夫人。成都浣花谿有石刻浣花夫人像。三月三日生辰。傾城出遊。卽任夫人也。楊鐵崖古樂府。濮洲娘序云。朱鬢氏掠女。婦擇白牖者一狎。卽付湯火熬膏。爲攻城火藥。濮州花娘薛氏者。瀕殺復與裸飲婪酣。抱花娘臥。乘酣睡。抽其佩刀刺之遁出。馳馬抵官兵營。遂擒其衆。洪武十六年。賜武定勅曰。黔中之地。官皆世襲。聞有婦承夫位者。民亦信服焉。前武定府

地法叔妻商勝質雖柔淑志尚剛貞萬里來歸誠可
嘉尚是用錫之以衣冠表之以顯爵仍撫其民以遵
聲教特授中順大夫武定軍民府知府俾其小心事
上保境安民以稱朕一視同仁之意 名勝志云有
名夜梅者熨人婦也正統初木邦犯境至於順寧兵
勢大熾郡中男女與敵者皆北夜梅手持尺劍殺其
百十餘騎而歸 景東府志勝云邦泰山在府治東
有險可恃土官世居之其麓有陶猛田土知府陶姓
正統間陶瓚襲職值麓川叛寇入境瓚祖母阿曩率

所部禦賊斬馘甚多境土以安朝廷命進曩爲太淑人 懸榻篇云豐城楊氏女歸李氏子爲婦譚兵圍南昌婦爲小校王某所得校山東人故有妻婦曲意事之甚見矜已生一子矣亡何校家漸落從軍去婦詭語妻曰生事蕭條恨不身生羽翼妻曰何也婦曰妾故夫本大家先世遺貲良厚曾以金珠數斛潛塵密室今夫死妾擄棟宇皆燼重貲埋沒使得徙而之此何患不富乎但非妾親行不可必易服往還且數月而此呱呱何甚久擲妻大喜曰第行耳若子吾自

撫之乃釋笄薙辮靴袴腰刀從兩健兒躍馬而南渡
章江去家數十里止逆旅以醇酒飲兩健兒皆醉夜
潛起駢馱之馳騎至里以策過家門歇馬中堂坐索
故夫夫出匍匐不敢仰視趨前抱曰妾非他乃君被
掠楊氏婦也具述其易救巧脫狀縣官爲給牒獎許
紳士歌詩美之曰奇女子云 清波雜志云政和五
年四月宣和殿燕輔臣先御崇政殿閱子弟五百餘
騎射挽強精銳畢事賜坐宮人列殿下鳴鼓擊柝躍
馬飛射剪柳枝射繡毬擊九据鞍開神臂弓妙絕無

倫衛士皆有愧色上曰雖非婦事然女子能之天下
豈無可教蔡京等曰士能挽强女能騎射安不忘危
天下幸甚 纂要云寧化晏氏嫁福之曾氏夫死守
幼子不嫁宋紹定間寇大舉晏依山爲砦召田丁諭
曰汝曹衣食我家可忘主母各當用命不勝卽殺我
因解藏橐悉散與之田丁莫不感奮晏自提鼓令諸
婢鳴金賊退敗鄉人挈家歸砦者甚衆晏助不給者
以家糧拓砦爲伍互相援應賊勿能攻全活老幼以
數萬計事聞封恭人賜冠帔補其子承信郎

寶母鐵母

原化記云安史定後有魏生者避亂入嶺南亂平而歸舟行至虔州界因暴雨息後登岸肆目忽于沙磧間見一地氣直上衝數十丈從而尋之見石片如手掌大狀如甕片半青半赤取之以歸嘗因胡客爲寶會各鬪寶物生出此石示之衆驚異禮拜求市此寶賈屢加至于緡而已潛問胡此寶云何曰此寶母也但每月望出海岸設壇致祭之以此置壇上一夕明珠寶貝等皆自聚故名寶母也名勝志云太原府城

中有巨鐵在街名蟬常露其頂人將掘而取之則深入不出世謂之鐵母有蟬鐵祠 括異志云有人得

青石大如磚背有鼻穿鐵索長數丈循環無相斷處海商見之以數十千易之云此協金石投于水中經夕引上必有金 杜陽雜篇云唐德宗將幸奉天自携火精劍出內殿因嘆曰千萬年社稷豈爲狗鼠所竊耶遂以劍砍檻上鐵後貌應手而碎左右皆呼萬歲上曰若碎小冠如斬後貌不足憂也及乘輿遇夜侍從皆見上仗數尺光明卽火精劍也建中二年火

林國所貢云其國有山方數百里出神鐵其山有瘴
毒不可輕爲採取若中國之君有道神鐵卽自流溢
鍊之爲劍必多靈異其劍之光如電切金玉如泥以
朽木磨之則生烟焰以金石擊之則火光流起 輟

耕錄云杭州張存于番中獲聖鐵一塊厚濶僅及二
寸作法撒沙布地噙鐵于口內刀刃不能傷其身有
烏馬兒奉使來取試以鐵納于半口籠其首作法撮
沙驗之劍果無所傷去鐵復揮應手首落遂以進呈
菽園雜記云莊浪叅將趙安兒土人也常馬蹶視

土中有物得一刀甚異每地方將有事則自出其鞘者寸餘鞘當刀口處常自割壞識者云此靈物宜時以羊血塗其口安兒賴其靈每祭劍出鞘則預爲之備是以守邊無敗事太監劉馬兒還朝日求此刀不與以是掩其功不得陞凡此聖鐵神刀從何煅煉而成不可解矣元林坤誠齋雜記云真臘國人身嵌聖鐵縱使利刃砍之不能爲害鄭邦章睹記云暹羅國通事言暹羅大將多以聖鐵裹身致命處卽于矢不能入聖鐵者人腦骨也真定一兒有之業以八十

金市去蓋異物人不能識其國人識之 于寶晉紀

言中牟縣故魏任城王臺下池中有漢時鐵椎長六尺入地三尺頭西南指不可動元帝初年正月朔日其鐵椎自正以爲晉氏中興之瑞此椎非神鐵而何

曹能始云雲南鶴慶刀劍馳譽四方其法取麗江之古宗鐵濯以鶴川水利可割犀柔者可以繞腹然古宗鐵不易得買之四遠者皆凡鐵耳而以金銀裝飾取媚無當於用 香案廣云王元之數歲時夜出門見一道士隨之入江見水底月明中行不見泥沙

水隨步自開路旁一物十丈許如龍如蛇有五色光
道士指曰此水母也見之長生自是便能逆風掛帆
泛水安坐 西湖志餘云錢唐聞人紹有一劍以十
大釘釘柱中用劍揮之十釘皆截隱如秤星而劍鋒
無損屈之如鈎縱之復直非常鐵也 北齊書綦母
懷文以道術事高祖能造宿鐵刀其法燒生鐵精以
重柔鋌數宿則成剛以柔鐵爲刀脊浴以五牲之溺
淬以五牲之脂斬甲過三十札今襄國冶家所鑄宿
柔鋌乃其遺法作刀猶甚快利然不能截三十札也

黃衷海語辟珠大者如指頂次如菩提子次如黍粟質理堅重如貝辟銅鐵者銅鐵不能損辟竹木者竹木不能損犯以他物卽毀矣常附胎于椰子檳榔果殼之實內通謂之聖鐵島蕘能辨之以爲奇寶夫威喜辟兵舍利拒火而此珠出于草木乃能制犀利之物無亦庶類精華之所融結耶 廣志番磧之中有聖鐵焉含之可以辟兵須彌之山有吠琉璃焉一切寶皆不可破亦非火焰所能容惟鬼神有道力者能破之 誠齋雜記真臘王身嵌聖鐵縱使利刃斫

之不能爲害 纂要云盧仝有剪刀人云鬼國鐵所
造又有礪石謂之喫鐵石刮之得鎖鐵出西番而上
有旋螺花者凡刀劒器打磨光淨用金絲簪簪之則
花見其價值過銀又水鏽鐵鐵之精英在水數十年
者名水鏽鐵造器犀利 又衡陽唐安縣有畧塘塘
有銅神往往銅聲激水水爲變綠作銅腥豈亦所謂
銅母耶

鼻息如雷

宋史本傳云范忠宣堯夫謫居永州客至必見之對設兩榻多自稱老病不能久坐徑就枕亦授客一枕使與已對臥數語之外往往鼻息如雷客待其覺有至終日迄不得交一談者 自警篇云章惇蔡卞用事所以欲殺劉元城安世者至矣故方竄廣東則移廣西既抵廣西復徙廣東凡甲令所載彌遠惡州軍無所不至雖盛夏令所在州軍監督日行一舍或泛海往來貶所人謂公必死然七年之間未嘗一日病

幾八十堅悍不衰此非人力所及殆天相之或問何以至此曰誠而已矣公貶梅州忽有所厚士類數輩至殷勤之餘輒相向垂涕公曰豈非安世有後命乎客曰屬聞朝廷遣使人郡將不利于公願公自裁無辱公告之曰安世罪大責輕若朝廷不貸甘心東市之誅使國家明正典刑誅一戒百亦助時政之萬一何至效匹夫匹婦自經于溝瀆哉不爲動使者入海島杖死元祐內臣陳衍蓋累聖相授不殺近臣惇卞屢造此禍而不克故因令使者迂往諸郡以虛聲逼

諸流人使其自盡也自是廣人寢知惇卞意時公貶
所有土豪緣進納以入仕者因持厚資入京師以求
見惇犀珠磊落賄及僕隸久之不得見其人直以能
殺公意達之惇乃見之不數日薦上殿自選入改秩
除本路轉運判官其人飛馭徑驅至公貶所郡將遣
其客來勸公治後事涕泣以立公色不動留客飲酒
談笑自若對客取筆書數紙徐呼其僕曰聞朝廷賜
我死卽死依此行之謂客曰死不難矣客從其僕取
紙閱之則皆經紀其家與同貶當死者之家事甚悉

客驚歎以爲不可及也俄報運使距城三十餘里而止翌日當至家人聞之益號泣不食亦不能寐且治公身後事而公起居飲食如平時曾無少異至夜半伺公則酣寢鼻息如雷忽聞鐘動上下驚曰鐘聲何太早也黎明問之鳴鐘者乃運判公一女嘔血而斃矣明日有客唁者曰若人不死則公未可知矣然公亦無喜色于是見公處死不亂如此 夢溪筆談云景德中河北用兵車駕欲幸涇淵中外之論不一獨寇忠愍贊成上意乘輿方渡河虜騎充斥至于城下

人情恟恟上使人微覘準所爲準方酣寢于中書鼻
息如雷人以其一時鎮物比之謝安 張南軒云符
離之役諸軍皆潰惟存帳下千人某終日徬徨而先
公方熟寢鼻息如雷夫處遷謫流離之時而安閒鎮
定不被摧折范忠宣劉元城之鼻息如雷不可及也
值羽書旁午之際而胸有成竹不事張遼寇萊公之
鼻息如雷不可及也若符離之潰所蓄軍資器械盡
喪使孝宗恢復中興之心一朝灰冷如此而尚得漠
然置之晏然已之耶韓琦爲經略招討副使時欲五

路進兵以平夏范仲淹守延州堅持不可尹洙嘆曰
公於此不及韓公矣凡用兵直置勝敗于度外仲淹
曰大軍一動萬命所懸可置度外乎琦遂舉兵好水
川之役全師陷沒任福死之琦還至半途亡者父兄
妻子數千人呼號馬首皆持故衣紙錢招覓而哭琦
不勝悲憤掩泣仲淹聞之曰當是時難置勝敗于度
外也然則張魏公之鼻息如雷眞置符離之敗於度
外吾不知其設心何等矣 避暑錄話云唐末有道
士程紫霄者一日朝士會終南太極觀守庚申紫霄

笑曰三尸何有此吾師託是以懼爲惡者爾據牀求
枕作詩曰不守庚申亦不疑此心長與道相依玉皇
已自知行止任爾三彭說是非投筆鼻息如雷道士
軒轅彌明賦石鼎聯句旣畢倚壁酣寢亦鼻息如雷
此則有道之士其心坦然又當別觀矣 後山叢談
云澶淵之役真宗使候萊公曰相公飲酒矣唱曲子
矣擲骰子矣鼾睡矣 澗上閒談云以近修四朝史
言之如張魏公列傳所書嘉禾刺客事乃是附會雜
史張元遣刺韓忠獻事又載遣蠟書疑酈瓊之語亦

是潘遠記聞岳武穆泰州叛卒事至云符離軍潰公
方鼻息如雷此是心學亦取萊公記事中心意然方當
大軍悉潰惡在其爲心法哉 張魏公于進取爲甚
正然不能將將如處鄺瓊不當殺曲端非辜此大失
着不可以他辭掩也而甚至于心不滿于岳武穆則
失尤甚矣鼠璞載陳東伏闕黃潛善輩處之極刑而
張魏公亦奏胡瑄筆削東書顧使布衣挾進退大臣
之權幾至召亂遂以諷諭狂生規搖國是將瑄追勒
編置則何說乎或謂魏公乃潛善客瑄則李綱客也

故借此去之東所言六賊及薦李綱去潛善乃天下之公言程果筆削之其心皆止愛君顧不論所言之是非以草萊之士挾權爲罪乎他日高宗贈東官祭東墓贍其家而官其後以生前布衣爲身後法從于東亦無憾勅曰朕卽位聽用非人至今痛恨之贈言推恩未足稱朕悔過之意死者不可復生追痛無已聖心惻惻如此予深爲魏公惜之 避暑錄話云蘓子瞻與數客飲江上夜歸江而際天風露浩然有當其意乃作歌辭所謂夜闌風靜後穀紋平小舟從此

逝江海寄餘生與客大歌數過而散翌日喧傳子瞻
夜作此辭掛冠服江邊拏舟長嘯去矣郡守徐君猷
聞之驚且懼以爲州失罪人急命駕往謁則子瞻鼻
鼾如雷猶未興也此亦與范忠宣劉元城之事相類
云

合歡

嵇康云合歡蠲忿唐注云合歡葉如皂莢槐等極細
五月花發紅白色所在山礪中有之或曰合昏秋寔
作莢子極細薄崔豹古今注云一名青棠似梧桐樹
枝葉繁弱互相交結風來輒自相解了不牽綴樹之
階庭使人不分叔夜種之舍前故云然也董子云欲
忘人之憂則贈之以丹棘卽宜男
萱草欲蠲人之忿則贈
之以青棠詩話云心胸填錯爲肺灌取合歡皮煮服
之其葉至夜卽合故曰合昏字書本作椿名合椿木

俗轉爲合歡又曰合婚杜子美詩合婚尚知時鴛鴦
不獨宿故圖經曰夜合也衍義曰花色如蘸暈線上
半白下半肉紅散垂如絲爲花之異其綠葉夜合卽
今之烏葺樹但其花不香耳又草有夜合花柳子厚
詩夜合花開香滿庭也今水田中有草名夜合草何
首烏以夜交名夜合藤見通志草木略又酉陽雜俎
載胡椒結子兩兩相對葉晨開暮合合則裹其子於
葉中是亦當爲合昏椒矣又南海有菜四葉相對夜
合書開名合歡菜見番禺雜記又武林西山舊有雙

竹院名曰扶竹其筍名合歡筍此出顧太初說略考
合歡頗悉故具錄之 天中記云合歡竹出南嶽下
諸州山溪間郴州最多其筍初生合歡形勢及成竹
或三莖合或兩莖合斷其間有竅 拾遺記云魏明
帝時民家生合歡草狀如著一株百莖晝則衆條扶
疎夜則合爲一莖萬不遺一謂之神草 劉英之續
竹譜云瑞竹合歡發地尺餘分爲兩竿 杜羔妻趙
氏每端午取夜合花置枕中羔稍不樂輒取少許入
酒令婢送飲便覺歡然 墨客揮犀云唐華清宮七

聖殿之西南隅十數步間有皂莢一株合數人抱枝
餘頗瘁相傳云明皇泊貴妃共植于此每歲結實必
有十數筴合歡者京兆尹命老卒數人守視之移植
他枝則不復合歡楊妃外傳云天寶中宮內種相
子樹數株一年結實一百五十顆與江南蜀道所貢
無別乃頒賜人臣外有一合歡實上其妃子互相持
玩上曰此菓似知人意朕與卿固同一體所以合歡
于是促坐同食焉因畫圖傳之于後 陝西通志云
樂遊苑自生玫瑰樹下首霜一名懷風屈在其間常

肅肅然日照其花有光采故時人或謂之光風茂陵
人謂之連理草又驪山玉女殿西有雙皂莢一蒂兩
角其背相合華清宮之樹亦此類耶

有情之物開花

埤雅云孔雀尾凡五年而後成長六七尺展開如草輪金翠焜煌然始春而生至三四月復凋與花萼俱榮衰 輿地志愛州移風縣有潮鷄鳴長且清如吹角每潮至則鳴其冠四開如芙蓉 太平清話白鸚鵡兩度見之一見于曇陽觀中一見于周季良家其頂一撮有淡黃色者鳴則頂毛散放如黃葵花此鳥之開花者也 益部方物記蟬之不蛻者至秋則花其頭長一二寸黃碧色治小兒瘕癥又能已瘧二川

山林中皆有之此蟲類之開花者也 南越志象聞
雷聲則牙花暴出逡巡復沒古語云犀因望月紋生
角象爲聞雷花發牙此獸類之開花者也 本草云
石蠃生東南海中石上蚌蛤之屬形如龜脚亦有爪
狀殼如蟹螯其色紫可食江淹石蠃賦注云亦有足
翼得春雨則生花故郭璞賦云石蠃應節而揚葩
嶺表錄異沙筍魚長尺餘其狀如簪生海岸沙中春
時吐苗此水族之物之開花者也

塔影

酉陽雜俎言揚州東市塔影忽倒老人言海影翻則如此沈存中以爲大抵塔有影必倒予在福州見萬壽塔成都見正法塔蜀州見天目塔皆有影亦皆倒也然塔之高如是而影止二三尺纖悉皆具或自天窓下或在廊廡間亦未易以理測也西園雜記云南京牛首山寺殿西一室東向門有穴如豆大閉其門久之晴光射入虛明滿室殿塔林木影皆倒懸予往觀心甚異之及觀吳郡志云虎丘寺閣板上有一竅

當日色晴時以數寸白紙承其影則一寺之形勝悉
于紙上見之但其頂反居下事正相類永樂六年蘓
人有以虎丘塔影倒射爲祥瑞奏聞 文廟勅守臣

李綜云天地之間有形之物無不有影塔影倒植者
蓋由天光射窻隙中影隨天光而傾遂成倒植非特
塔影凡物皆然以爾等觀之塔影果爲瑞乎果非瑞
乎奏言塔影者朕已罪之爾等非不自知但奸邪之
心不忠于國不仁于民朋比罔上之心恣無畏忌以
法論之死有餘罪今姑屈法宥爾以俟自新其溪省

之無蹈前非聖明哉 沈存中筆談云陽燧照物皆
倒中間有礙故也算家謂之格術如人搖觴臬爲之
礙故也若鳶飛空中其影隨鳶而移或中間爲窓隙
所束則影與鳶遂相違鳶東則影西爲西則影東又
如窓隙中樓塔之影中間爲窓所束亦皆倒垂與陽
燧一也陽燧面窪以一指迫而照之則正漸遠則無
所見過此遂倒其無所見處正如窓隙觴臬鼓礙
之本末相格遂成搖觴之勢故舉手則影愈下手
則影愈上此可見陽燧面窪向日照之光皆聚向內

離鏡一二寸光聚爲一點大如麻菽著物則火發此則腰鼓最細處也酉陽雜俎謂海翻則塔影倒妄說耳影入窓隙則倒乃其常理孫一之刻溪漫筆云塔之倒影各處有之嘗遊武林寓惠安禪房樓居軒敞巨本一章峙于巽隅當卯辰時閉其南窓樹影從隙中透入四壁宛然一幀圖畫枝葉皆倒垂盡已方沒嘗聞太史薛魯叔云曾乘輿入京輿中人影長可數寸而皆倒懸徐察之乃見人影在地地影反照度隙中入輿故下反居上樓中倒影當亦此類予爲之

躍然後臥疴舟中岸與舟平當曉旭初升水窓未啓岸頭行人及竹木之影度入窓隙無不倒垂筆談謂中間爲窓隙所束故影倒其說尤明海影翻之說殆無稽也 岳珂程史云泗州塔影前輩傳記雜

書之余至之明日適見于城中民家亟往觀焉信然泗固無塔而影儼然在地殊不可曉或謂影之見爲不祥泗尋蕩棄豈其應歟 楊升菴云人家壁上或

見塔影樹影而不知塔與樹所在此理不可曉 僧

園云常熟縣城東崇教興福寺建炎四年建塔止四

面謂之方塔九層巍然俗呼爲東塔寺徐光祿振德
季子所居正在東塔巷中有客嘗登其樓見照壁上
倒掛塔影數百坐其人大怖而下呼主人共觀莫測
所謂去縣治東十五里有水一窪舊名塔潭每當天
色開霽纖雲無痕潭中倒影九層歷歷可數少焉縱
橫上下忽有數十塔影亂波光中恍不可辨理更莫
測一僧房在塔東南隅有小屋周遭漆黑而上置蜃
窓窓中隙光射壁宛然一小塔也則更奇耳 野談
云寧夏承天寺塔甚偉麗有僧房在塔之南廊而北

壁上有小塔影宛然倒垂近年又移在東廊殊不可
測 樊堅續志云南雄延祥寺有三塔影其影不拘
陰晴現于壁間一影倒懸二影向上如科舉之年現
廳堂主登科若現于房室厠屋則凶此二則又塔影
之異者也 釋鑑云漢明帝幸白馬寺摩騰竺法蘭
進曰寺東何館帝曰地有阜無因而起夜有異光民
呼聖塚騰曰阿育王藏如來舍利於天下凡八萬四
千所今震旦境中十有九處此其一也帝大驚卽駕
幸拜之忽有圓光現塚上三身現光中帝喜曰不遇

二大士安知上聖遺祐哉詔塔其上 伽藍記永寧
寺胡太后所立也遙見之初掘基至黃泉下得金像
三千軀太后以爲信法之徵故營建過度也永熙三
年其浮圖爲火所燒時雷雨晦冥雜下雪霰其年五
月有人從萊州來云見浮圖于海中光明照耀如新
俄然霧起浮圖遂隱夫塔之靈異如此而塔影安得
不靈異乎

影

夫有形必有影而古傳八十老人所生子日中無影其理不可解也然世間亦自有形而無影之物嘗爲備考之并影之異者附焉金臺記云胡陽縣白壇寺幡刹日中有影月中無影不知何故因號怯夜幡

呂氏春秋云白水之南建木之下日中無影蓋天地之中也淮南子云廣都衆帝所自上下日中無影蓋天地之中高僧傳釋惠嚴云天竺夏至之日方中無影所謂天中 龍馬言曰冰蠶絲綃月下無影太陽

則正明耳 謫縣有無影山在舊高陽城外相傳其

山峯日射無影今僅存微阜 一統志信豐縣有石

塔高九層而無影影見則苗至 周昭王二十四年

東甌獻二女一曰延娟一曰延嬋此二人辨口麗辭

巧善歌笑步塵無跡行日中無影及昭王遊漢水二

女擁夾王身同溺後人立祠江湄恒見王與二女乘

舟戲于水際見拾遺記生則無影死則有形周穆王

八駿六名超光一形十影 唐元和初仙游縣陳氏

子生不茹葷行于日月中有十二影隨身遂出家學

道名智廣 魏大始元年頻斯國人來其國人不食
五穀日中無影 槎菴小乘云南史始興王傳荊州
上津鄉人張元始年一百十六歲膂力過人進食不
異年九十七方生兒兒遂無影將亡人人告別乃至
山樹林木處處履行少日而終神仙傳玄俗住河間
已數百年鄉人言常見之日中無影河間召視之果
驗遂以女妻焉南史梁武帝身映日無影則又神仙
帝王之異徵非常理可論也 唐張鷟耳目記云柳
州曹泰年八十五偶少妻生子名曰曹日中無影年

七十方卒親見其孫子具說道士曹體一卽其從孫
姪云的不虛故知郗吉驗影之說不虛也 抱朴子
云韓衆終丹法漆密和丹煎之服可延年久視立日
中無影 拾遺記溟海之北有勃鞞之國人衣羽毛
無翼而飛日中無影 代州有斷影樹相傳漢文帝
迎立時猶豫不決逐日遊思臥于樹下遂寢日過樹
影不移 玉堂閒話云高祖在襁褓之時母置放其
莊栢樹之陰而往餉田比及餉回日斜而樹影不移
雞肋云宋太祖微時往鳳翔謁節度使王彥才得

錢數千遂過原州臥于日間而樹陰覆之不移謂之

龍泉木

漢書王莽始建國三年池陽縣有小人影

長尺餘或乘車馬或步行操持萬物大小多相稱

車馬

各物皆稱

三日而止

甲乙剽言符堅建元十七年

人之形

長安有水影遠觀若水近視則不見堅惡之宋寶祐

中嘗州晉陵縣亦有此異相傳呼爲旱浪

名勝志

青州府南陽水北陽水之交古老云南宋元嘉二十

五年遠望地中有水俱倒影人馬百物皆見影中積

年乃滅

隋遺錄云神龍二年二月洛城東地若水

影纖微畢照就視則無所見長史李承喜上表稱賀
錄異記中宗景隆年東京之西四百里官路之地
皆如水影人馬樹木行立其上歷歷焉影可俯視月
餘乃滅 唐大曆末溪州東鹿縣中有水影長七八
尺遙見人馬往來如在水中及至前則不見水 金
正大七年十二月新衛州北三里許有影在沙上如
舊衛州城上寺塔宛然數日乃滅 范成大記云游
峨眉山候佛光初氛霧四起混然一白僧云銀花世
界也有傾大雨傾注氛霧辟易僧云洗岩雨也佛光

將大現堯羅綿雲列布岩下凡佛光欲現先布此雲
紛郁而上將至岩數丈輒雲平如玉地時兩點猶餘
飛俯視岩腹有大圓光偃臥平雲之上外暈三重每
重有素黃紅紫之色光之正中虛明凝湛觀者各自
見其形現于虛明之處毫釐無隱舉手動足影皆隨
形而不見旁人僧云攝身光也 酉陽雜俎云道士
郭采真言人影數至九成式常試之至六七而已外
亂莫能辨郭言漸益炬則可別又說九影各有名影
神一名右皇二名魍魎三名洩飾樞四名尺鳧五名

索關六名鬼奴七名竈圖

一日

舊抄九影名在麻面

紙中向下兩字魚食不記八名亥靈胎九無全食不
辨又云寶曆中有王山人取人本命日五更張燈照
人影知休咎言人影欲深深則貴而壽影不欲照水
照井及浴盆中古人避影亦爲此凡蠓螻短狐踏影
蟲皆中人影爲病近有人善炙人影治病者 酉陽
雜俎所言蠓螻短狐踏影蟲皆中人影者按本草蠓
螻狀如小蜈蚣青黑色二鬚六足足在腹前尾有叉
岐能夾人物俗名搜夾子其溺射人影令人發瘡如

熱拂而大若遶腰匝則不可療千金方云予曾六月
中得此瘡經五六日治不愈有人教畫地作蠅螻形
將刀細取腹中土以唾和塗之再塗卽愈此乃以影
治影亦一奇也 短狐卽射工又名蜮博物志云江
南山溪水中甲蟲也長一二寸口有弩形以氣射人
影令人發瘡不治殺人周禮壺瓊氏掌除水蟲以土
之鼓驅之以禁石投之此又以聲而治影又一奇也
肘後方云射工蟲射人影成病取水上浮走鼓母蟲
一枚口中含之便瘥已死亦活此蟲正黑如大豆浮

游水上此又以蟲而治蟲又一奇也 段成式言相

影知貴賤灸影可治病本草又言雷擊之木以擊鳥

影其鳥應時卽墮然則人亦慎藏其影哉 冬間正

背日影而坐視其影頂上有氣起久習之可延年

又武昌縣浪花井在大洪山南塔下名曰無影塔水

常沸湧如浪 猶聞萬曆乙巳年書變作內外如沸

第戮鱗生光以伸三尺其時後宰門外沿皇城一帶

墻下地上影出城郭山林人物諸狀有鐵騎數百臨

城皆張旗幟儼如圖畫甚分明移時漸滅四五日

絕踪

發私東

唐史云錢徽爲禮侍穆宗時知貢舉楊憑家多藏鍾
王張鄭遺蹟在書斷畫品者憑子渾之盡獻於宰相
段文昌求致進士第文昌托徽繼以私書翰林學士
李紳亦托周漢賓于徽及榜出二人皆無名而李宗
閔與元稹素厚善後以爭進相嫌隙楊汝士與徽有
舊是歲宗閔皆薦巢及汝士弟殷士俱及第故文昌
紳皆大怒文昌面奏徽所放進士鄭朗等十四人皆
子弟藝薄不當選中穆宗以訪于學士元稹李紳交

證之遂內出題命中書舍人王起主客郎中白居易
重試于子亭而朗等十人皆落下貶微爲江州刺史
初議貶微宗閔及汝士皆勸微以文昌紳私書進呈
上必開悟微曰不然苟無愧心得喪一致修身慎行
安可以私書相證耶令子弟亟焚之其後朗以次舉
登第致位宰相起與居易之覆落非至公也 大曆
中劉晏爲吏部尚書楊炎爲侍郎晏用令狐岷判吏
部南曹事岷德晏之舉每分關必檢其善者送晏不
善者送炎炎心不平之及建中初岷爲吏侍炎爲宰

相不念舊事有士人杜封者故相鴻漸子補弘文生
炎常出杜氏門則托封于峘峘謂使者曰相公誠憐
封欲成一名乞署封名上字峘得以志之炎不意峘
賣也卽署名托封峘卽以炎所署奏言宰相通臣以
私臣若從則負陛下不從則炎當害臣德宗出疏示
炎具道其事德宗怒甚曰此奸人無可奈何卽欲決
杖流之奏苦救解貶衡州司馬 行營雜錄云慶曆
三年有李京者爲小官吳鼎臣在侍從二人相與通
家一日薦其友人于鼎臣求爲聞達于朝鼎臣卽繳

書具奏之京坐貶官未行京妻謁鼎臣妻叙別鼎臣妻慚不出京妻立廳事召鼎臣幹僕語之曰我來雖爲往來之久欲求一別亦爲乃公嘗有數帖與吾夫囑私事恐爾家以爲疑索火焚之而去

清波雜誌

云舒亶知諫院言中書檢正張商英與臣手簡併以寄王滄之所業示臣商英官居宰輔而臣職在言路事涉干請不得隱默其商英手簡二紙并滄之所業一冊今繳進詔商英落館閣校勘監江寧酒初亶爲縣尉坐手殺人停廢商英爲御史言其才可用因得

改官至是乃爾士論薄之同時呂吉甫亦繳王荊公
私書讐于成俗亦何足多怪又按樂善錄云張商英
監荊南鹽時周師厚爲湖北提舉市供給酒數十瓶
陰俾張賣之張以告察訪蒲宗孟宗孟劾其事周坐
是降官後數年張爲館職囑舉子于判監舒亶繳奏
其簡亦坐是奪官然商英殆以是加諸人而人以是
加之也可謂出爾反爾者矣 驥粟日抄云蘇頌在
杭州日有要人以私事囑公公不聽其人後當言路
乃懷忿極口詆公或勸公上其糞日請托書札公笑

曰許人之私吾豈爲之 鼠璞云皇祐元年夏臺諫
李兌等言此歲臣僚有繳交親往還簡尺遂成告許
之俗自今非情涉不順毋繳簡尺以間從之繳奏私
書非特士君子不爲亦法令所禁如此 朱平涵云
近日某官以事問籍投書給事李某李發其書上聞
其人遂得重譴書中必多乞哀之言陋則甚矣宜置
之不答可耳何足瀆君父之聽亦過推枯拉朽舉
動非有大關繫而票擬云舉發私書忠直可嘉著與
紀錄李後亦以考察去官

花草之似

燕子花紫色全類燕子生于藤一枝數葩石蟬花生
蜀中始生其苕森擢長二三尺葉如菖蒲紫萼五出
與蟬甚類蜀人因名之又白者號玉蟬花宋祁贊云
有苕穎然有萼敷然取其肖象莫類于蟬 庚巳篇

云正德己巳春數友遊青山人寺僧房庭中山茶盛
開僧出一花示客其狀宛如一鸚鵡二瓣左右互掩
爲翼二瓣合爲腹二鬚垂爲足而蒂橫出爲頭兩旁
復有黑點如目焉僧云卽此樹間所開也名曰鸚鵡

山茶 北戶錄云嶺表有鶴子草蔓花也當夏開其
花麴塵色形如飛鶴翅羽嘴距皆全云是媚草採曝
以伐面皸上有蟲老蛻爲蝶赤黃色女子藏之謂之
媚蝶能致其夫憐愛 博物志引神農經所載藥有
大毒殺人者一日鵲狀如雌鷄生中山一日內童狀
如鵞亦生海中一日鵲羽如雀黑頭赤喙 後漢五
行志云中平元年夏東郡陳留濟陽長垣濟陰宛句
離狐縣界有草生其脰靡紫腫大如手指狀似鳩鵲
龍蛇鳥獸之形五色各如其狀毛羽頭目足翅皆具

是歲黃巾賊起漢遂微弱 元和中伊邠元解進唐
憲宗雙麟芝其色褐一莖兩穗隱隱如麟首尾悉具
武德四年益州獻芝草如人狀貞觀十七年皇太子
寢室中產素芝十四莖並爲龍鳳之形天寶初臨川
郡人李嘉胤屋柱生芝草狀如天尊像宋咸平四年
澠州獻芝草一本如佛狀太平興國元年九月王欽
若等獻泰山芝草三萬八千二百五十本有並五並
三連五色重疊如意寶蓋上下相連帶瓦石草木五
穀如寶山神仙靈禽瑞獸之象者六百四十二詔令

封禪日列天書送諸路名山勝境及賜宰相是月復
州獻芝草三本類仙佛像 楊升菴云刺桐花雲南
名鸚哥花花形酷似之 益部方物記鴛鴦草春葉
晚生其稚蘗在葉中兩兩相對如飛鳥對翔贊曰翠
蘗對生甚似匹鳥逼而視之勢若偕矯 范成大桂
海花志云白鶴花如鶴立春開 地蠶生土中如小
蠶似甘露子 人面竹節密而突宛如人面而人採
爲拄杖

樹肉竹肉

附酒樹酒草麵樹

說圖識餘樹肉出五臺山其形如桃其實似玉煮一滾以石壓去水食之可飽與熟猪無異地瘠食淡天以賜僧徒也其天花菜生七寶樹下以和肉夏不變味 酉陽雜俎云江淮有竹肉生竹節上如彈丸味如白鷄代北有樹雞如杯棬呼爲糊孫眼本草云惟苦竹枝上生如鷄子似肉嚙有大毒須以灰汁查三度煉訖依常菜茹食之他竹生者無毒子庚辰夏五侯 碩膚夫子飯之備有榆肉乃邊將所饋榆樹上

生之瘻卽此樹肉而偶生于榆上者耳物理小識云
榆肉出口外龍門所一帶今燕京價至三十兩一斤
陸濟源藜床藩餘云榆肉榆莖也產口外腴脆無比
大者數斤李時珍引山海經敦牂之山及開明東北
東南海外並有視肉郭璞註云聚肉形如牛肝有兩
目食之無盡仍復生如舊又海中一種土肉正黑長
五寸大如小兒臂其重者至五六斤有腹無口目有
三十足如簪筭可炙食此近蟲魚之屬也若桑蛾桑
雞木蠹樹鷄及雞腿蘑菰羊肚菜鷄蠹菜地鷄皆其

似肉者楚人謂鷄爲墜 顧太初說畧云有麵樹則
南中桄榔也酒樹則榔也肉樹則德慶州端溪猪肉
子也其樹名榮其子號曰猪子其肉如肪大如杯炙
而食之味如猪肉而美榔似酒耳甘而薄亦不堪飲
若頓遜國樹葉汁取停之數日卽爲佳酒枸櫞國有
水仙樹樹腹中有水謂之仙漿飲者七日醉又烏孫
國青田核以水注之少頃成酒不可久注久注則苦
不可飲此乃真酒樹也 談圃云椰子木出伽盧國
其地熱衢植椰子木爲蔭剖其寔中有酒能醉人南

齊書扶南國有酒樹似安石榴采其花汁停甕中數日可飲 烟葉本草未載萬曆年間偶見閩人有食之者崇禎年間食者頗多崇禎 先帝禁之至于殺賣烟者以儆之而州縣貪墨之官吏借此名以破人家者不可勝計晚年 帝始悔之始諭內外弛其禁言此烟可以代酒而不損人當時至以大辟處貨易者何在廷之無直諫耶今則海內兒童婦女皆用之矣銀筒竹筒吸入口中少頃卽醉此則真酒草也

韓退之答鄧道士寄樹鷄詩云軟濕青蘘狀可猜

欲烹還喚木盤剋煩君自入華陽洞割取垂龍左耳
來 稽神錄建康有人于建昌西芙蓉山伐木木中

得肉可五斤許其香如熟猪肉此又不可以理窮究

矣 唐肅宗與張良姊博打聲聞于外李泌言諸軍

奏報停壅上乃潛令割樹鷄爲子不欲有聲 後漢

五行志桓帝建和三年北地廉縣雨肉似羊肋注肋

脅骨也或大如手又襄平北市地上生肉長圍各數

尺有頭目口喙無手足而動搖 晉建興元年十二

月河南地震雨肉 漢鴻嘉四年秋雨魚長五寸以

下 至正京師中大雨有魚隨雨而下長尺許 花
木志桃榔出興古國者樹高七八丈其大者一樹出
麵百斛 名勝志緬甸軍民司產樹頭酒樹類櫻高
五六丈結實如掌土人以麵納罐中懸樹下割其寔
使汁滴罐中卽成酒或不用麵惟承其汁可熬爲糖
正白其葉用以寫緬字卽貝葉也 都勾似枿欄木
中出屑如麵可取爲餌食如桃榔 偃曝談餘云晏
殊庭莎記不知莎是何物答云莎有二種草也又樹
也樹似桃榔亦有麵 朝鮮酒巖有酒流出其下

酒譜云嘗有人遺在昉松酒者劉杳爲辨其松字之
誤松音陣木名其汁可以爲酒尸子曰赤縣州者是
爲昆崙之墟其鹵而浮爲蓬芽上生紅草食其二實
醉三百年波斯國有三勒漿類酒謂摩勒毗梨勒也
頓遜有果類安石榴取汁貯盆中數日成美酒 誠
齋雜記真臘有石塔塔中一銅臥佛臂中常有水流
味如中國酒易醉人 庾穆之湘州記云君山上有
美酒數斗飲之卽不死爲神漢武帝聞之齋居七日
遣樂巴將童男女數十人取之果得酒進御未飲東

方在旁竊飲之帝大怒欲殺之朔日使酒有驗殺臣
亦不死無驗安用酒爲帝笑而釋之寺僧云春時往
往聞酒香尋之莫知其處 南昌有酒山山有泉其
味如酒飲之甚醉經月不醒

迴心

白樂天不爲贊皇公所喜每寄文章緘一篋未嘗開
劉夢得或請之曰見詞則迴吾心矣是文章之妙能
轉忌嫉者之心也豈所謂惡而知其美耶羅昭諫隱
爲唐相鄭畋李蔚所喜畋女覽隱詩諷誦不已畋疑
有慕才意隱貌寢陋女一日簾窺之自此絕不詠其
詩是文章之妙又不足蓋容貌之醜也豈所謂好而
知其惡耶 李定資溪鞠藭子瞻獄雖同列不敢輒
啓問一日資溪于崇政殿門忽謂諸人曰藭軼誠奇

才也衆莫敢對已而曰雖二三十年所作文字詩句
引證經傳隨問卽答無一字差舛誠天下之奇才也
嘆息不已此出王肇甲申雜記所錄若李定者其亦
迴心耶其果不迴心耶 南部新書云李訥僕射性
卞急酷尚奕棋每下子安詳極于寬緩若狂躁怒作
家人輩則密以奕具陳于前訥觀之便忻然改容卽
取其子布算忘其恙矣

種銀種金種玉珠

謝氏詩源云昔薛瓊至孝父病嘗其漉而家甚貧嘗出求薪遇老父以一物與之曰此銀實也用四壁土種之銅盆中置卧床下當得銀足贍汝家瓊歸如言種之旬日發苗又旬日生花花有銀色若鈿螺及結寔皆銀也山海經云槐江之山丘時之水出焉其陽多丹粟其陰多黃金銀實果有銀寔銀固可種矣永壽縣碑云建信侯婁敬晚得道居好時明月山北能種金其地曰種金坪今人往往得金云續博物志

云襄陽間故舂陵白水之地多得金屑土人謂之柿
子金或曰此裴微所種藥金最良是金亦可種矣
宋膺異物志云大秦國金二枚皆大如瓜種之滋息
無極如用則真金也 徽宗時襄陽劉知常生而皓
首皓面時人呼爲社公兒年十四五遊山迷路而飢
遇一道人坐盤石上以一物餌之指以歸路約次日
再會知常歸一宿而皓首變黑而皙如玉再往遂授
金丹之訣徽宗聞其名召見于內殿知常取鹽數斛
布地上疏爲畦畛每畦相去數寸爲一竅取藥置竅

中有項悉成金蓮子賜號丹華處士 唐徐炫玄怪
記云陽雍伯雒陽人嘗設義漿以給行旅一日有行
人飲訖懷中出石子一升與之曰種此可生美玉併
得好婦如其言種之有徐氏女極美試求之徐公曰
得白璧一雙卽可乃于所種處得璧五雙遂娶之
宛委餘篇云種玉得妻之陽前有洛陽雍伯後有盧
龍翁伯陽氏譜叙言陽翁伯周景王之孫爰宅無終
食采陽樊而易氏焉爰大博施天祚玉田是玉亦可
種矣 輿地紀勝云撫州崇仁縣南三十里玉田首

蕭子雲種玉之地今立玉田觀或謂卽玉華山南
唐近事云陳繼善自江寧尹拜少傅致仕性鄙屑別
墅林池未嘗暫適既不嗜學又杜絕賓客惟自荷一
耒理小園成畦以眞珠之餘顆若種蔬狀布土壤之
間記顆俯拾周而復始以此爲樂焉是珠亦可種耶
洞冥記云影娥池北作鳴禽之苑有生金樹破之
皮間有屑如金而色青亦名青金樹則金眞可種耶
文昌雜錄有一種珠之法以今所作假珠擇光瑩圓
潤者取稍大蛤蚌以清水浸之伺其口開急以珠投
之顯換清水夜置月中蚌蛤采
玩月華比經兩秋則成眞珠矣

種牙種痘種鬚

七修類稿云嘉靖初有鄧雲翁者福建閩縣人少遇異人授以種牙之方其法先令欲治之家尋活鼠一枚然後令患者飽食而吞丸藥七粒復與沒藥入湯漱口片時齒皆動軟可下矣下時洗淨而記其序焉復洗牙齦乃用生鼠去皮腸和藥搗爛成膏依牙之序逐枚蘸鼠以種原孔三日不可食亦不飢由前丸藥之功也凡延治者通種過則至死如少壯之齒有懼而止使醫其病者則年老時不種者皆落而種者

堅固後其子亦不傳得其方焉 近有種痘者詭秘其術以爲神授皆妄耳必山子曰神痘法九痘汁納鼻呼吸卽種矣或取衣被久傳二三十人卽有一惡須易新九痘出不善以火燅而遏之 宋周必大于試前夢入冥見一判官拷掠一捻胎鬼指必大曰此人有陰德當位宰相貌陋如此奈何鬼請爲作宰相鬚判官首肯鬼起摩必大頰爲之種鬚及覺猶隱隱痛數日始定必大後罷相私居一相士來謁邂逅于門外相者問相公何在必大曰某前此待罪宰相相

者曰宰相貌如此得非誑我耶必大延入上座相者復請見宰相必大答之如初必大起相者亦起將其鬚曰此一座帝王鬚真宰相也必大驚服厚贐之蓋前此種鬚事雖妻子至親亦莫告也 北史李諧傳諸子庶生而天閹崔譙調之曰教弟種鬚以錐偏刺作孔插以馬尾庶曰先以此方回施貴族執眉有効然後樹鬚世傳譙門有惡疾以呼池爲墓田故庶言及之邢子才在旁大笑此嘲譙之詞亦見世亦有種鬚之說

種血氣之物 附種鹽

劉郁出使西域記以羊臍種於土中溉以水聞雷而生臍系地中及長驚以木聲臍乃斷便能行嚙草至秋可食臍內復有種名壠種羊五臺山僧有詩曰自言羊可種不信繭成絲 段公路北戶錄云大秦國有地生羊其色黑羔生土中國人築牆圍之臍與地連割之則死但走馬擊鼓以駭之驚鳴臍絕便逐水草 楚石大師云大漠迤北凡屠羊用其皮肉惟留骨以初冬未日埋著地中至春陽季月未日爲吹笳

咒語有子羊從土中出凡埋骨一具可得羊數雙

吳淵穎西域種羊皮書齋歌則又言波斯國中將羊
脛骨留土中四圍築垣聞杵聲則羊子從脛骨生矣
抽臍未斷馬蹄踏鐵繞垣而行羊子跳踉而出此又
與琦師所見少異 劉子觀量篇云晉文種菜曾子

植羊非性闇蠢不辨方隅以其運大不習小務也注
植羊謂剉羊皮用土種之也豈古乃有此法耶宋景
濂曰西戎羊角土種之而成形 又按葉隆遼志云

其先一主曰晝裏眠呵惟養羊二十日食十九留其

一次日復滿二十口此亦類于種羊然何以速長成如是耶 博物志云青泥殺蟹得莧復生將蟹剖令如棊塢赤莧汁和合厚以茅苞五六月作投池澤中經旬變成蟹王元顧云蟹切塊同莧菜與老母猪食之則瀉出皆成蟹矣此又一種法 臨海異物志云蚶之大者徑四寸背上溝文似瓦屋之壘肉味極佳今浙東以近海田種之謂蚶田江盈科曰四明蚶田土人磨蚶末調糞桶蘼成水洒田中一點爲一蚶期至收之如收穀塋乃海中小蚌也其形長短大小

不一閩粵人以田種之候潮泥壅沃謂之埤田埤田
皆不能行伸出飲水而已自生自長卽謂之種 白
蠟髓云廣中韶陽屬邑鄉中有乳田其法掘地成窖
以粳米粉鋪入窖中蓋之以草壅之以糞候雨過氣
蒸而米粉皆化成蛹如蟬蛸狀取蛹成汁和粳粉蒸
成乳食甚甘美也 宋史蔡襄知泉州于萬安渡立
石爲梁其長三百六十丈種礪于礎以爲固又植松
七百里以庇道路是礪亦可種也 老學庵筆記云
明州江瑤柱有二種大者江瑤小者沙瑤然沙瑤可

種逾年則成江瑤矣 物理小識云吐海粉者曰海粉母色綠如荷包飲從此入洩從此出海粉卽所洩也于六日如墨魚形大三四寸冬養之家春種之海邊田內或曰插竹枝田中其母上竹枝吐出

洪武初使商納米于邊移資戶部給引謂之種引蓋商人開屯種田以粟易引故謂之種也昆吾有清鹽池其鹽正方廣半似石人耕池旁地取池水沃種之去勿回卽生此真種鹽矣 文獻通考云海鹽井鹽用煎熬之制烹煉而成必資人力如解池之鹽太抵

加耕種疏爲畦壟決水灌其間必俟南風起其鹽始
成熟風一夜起水一夜結成鹽如南風不起則課利
遂失全資于天而人不與

烏祥

興化名勝志云仙遊縣高陽山有烏白首青身而黃足其形類烏名曰鵬鵠或曰神鵠見之者吉祥 史記武王初伐紂渡河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爲烏其色赤其聲鳧云鄭玄言烏是孝鳥言武王能終父業 天中記海鹽南三里有烏夜村晉何準所居也一女羣烏啼噪準適生女他日復夜啼乃移帝立準女爲后之日今屬太倉州 舊唐書云柳仲郢自拜諫議後每遷官羣烏大集于昇平里第庭樹戟

架皆滿凡五日而散詔下不復集家人以爲候惟除
天平節度鳥不復集遂卒于鎮 唐天復二年昭宗
在鳳翔十一月丁巳日南至夜驟風有鳥數千迄明
飛噪不止自車駕在岐常有鳥數萬棲殿前諸岐人
謂之神鴉 嘉靖二十二年九月江西參議王喬齡
奏獻皇帝始封之國舟泊龍江關慈鳥以萬數集江
柳向舟鳴噪江西提學副使李夢陽恭述于文集可
考其事神異宜付錄史館禮部覆議詔可 空同子
二云禽鳥先氣者也凡噪聚處則旺而興弘治初予侍

朝每鐘鼓鳴則烏鴉以萬數集于龍樓予退而問諸
長老曰此百鳥來朝也然久矣朝朝帝帝如此後正
德間不復見此矣嘗聞 獻皇之國舟泊龍江關烏
鵲以萬數集江柳向舟鳴噪此亦今中興之應歟寧
陵符生家舊稱老鴉符家言環庄樹皆鴉每鳴噪妨
人語今多事後鴉亦不之來 世人以烏鴉之聲爲
不祥每聞其鳴聲則叩齒以禳予考禽經曰白腹烏
不祥是原有一種不祥之鳥而非可以概諸鴉也西
陽雜俎云烏鳴地上無好聲人臨行烏鳴而前引有

喜是鳥之鳴亦自有分別耳予于乙亥九月遇拔貢
開科如大場側寓白蓮花寺中寓樓空地一隙羣鴉
每夕相聚遊戲或相搏擊不已及榜發忝居浙榜第
一因考諸書所載鳥之徵祥者彙書之而鴉梟之兆
亦附焉 唐德宗登勤政樓外無知者望見一人衣
綠乘驢戴帽至樓下仰視之俛而東去上遣京尹物
色之得而詰焉曰某天寶教坊樂工上皇時數登此
樓每來時鴉必集樓上號隨駕老鴉某自罷居城外
更不復見今羣鴉盛集又覺景象宛如昔時心知聖

人在上悲喜且欲泣下耳然則賜隨聖駕豈不亦爲
祥耶 唐書有梟鳴于張率更庭樹其妻以爲不祥
連唾之張聞之曰急洒掃吾當改官言未畢賀者在
門 新唐書路敬潛爲瑞安令到官有梟嘯其屏鼠
數十走于前左右驅之擁杖而號敬潛不爲懼久之
遷衛令位中書舍人 予按百怪斷經云凡鴉鵲之
鳴有呼羣喚子者有競食爭巢者其音相似難以槩
占但其鳴向我異于常鳴者是鴉之報也占之乃驗
凡占先看所在何方飛鳴而來却看鳴時是何時辰

若百步外不必聽也。漢書朱博請罷大司農復置御史大夫先是廢御史大夫府中列柏樹常有野鳥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鳥鳥去不來者數月長老異之後二年博始請復之設御史則鳥集不設御史則鳥去鳥豈非祥物耶。周書宗慆南涅陽人梁元帝移鎮江州以慆爲刑獄叅軍兼掌書記歷臨汝建成廣晉三縣令遭母憂去職哭輒嘔血兩旬內絕而復蘇者三有羣鳥數千集于廬舍候哭而來哭止而去時稱爲孝感此鳥亦可謂通于神明矣。

教坊記云烏夜啼宋彭城王義康衡陽王義季弟
囚之潯陽後宥之使未達衡陽王家人叩二王所囚
院曰昨夜烏夜啼官當有赦少頃使至故有此曲亦
入琴操 王行甫云舒公春坊鄱陽人春闈榜且發
其家忽有老鴉千百扛其屋角獸起復置故處如此
數次明日泥金報至後爲楚藩伯對學子言如此
烏名孝烏又名吉烏皆祥之之稱也 朱敬則兄仁
軌隱居養親常謂子弟曰終身讓路不枉百步終身
讓畔不失一段有赤烏巢所居樹焉 曾子至孝而

有三足鳥萃其冠崔希喬以仁孝稱其在并州廳前
叢葦上有小鳥如鵲鵲來巢孕卵五色初如鷄鵲月
餘五色成大如鵲鵲擾閒暇頃之飛翔時歸舊所號
曰兵曹鳥 若南人言大喙白頸名爲鬼鵲鳴則有
凶宋王元之移蘄州聞鳥聲問土人言曰此蘄州鬼
也大惡之果卒于蘄州此卽禽經之所言白頸鳥耳

魏南齋一號平齋

魏南齋先生晚年又號平齋同邑人或未之知也予見其遺囑一紙云區區蒙聖代六朝厚恩官階一品愧無分寸之報今年已九十又八念人之生死猶旦暮之必然得正而斃幸也况年且近百蓋棺之日近矣故預爲爾輩之囑倘至瞑目慎勿動擾鄉里經營墳墓及諸親舊賻奠以玷予之平日至囑至囑成化七年九月十九日父平齋一叟書遺男序班完等予昔號南齋今日平齋者近辱門下士行人何舜賓所

易蓋取天壽平格之意其詳見兵部尚書友人孫原
貞所爲記故併及之詩曰謬登廊廟備驅馳常愧無
才答盛時斂手足形如有日只遵道訓盡當爲

避晦日之說

避暑錄話云古者舉大事皆避月晦說者以陰之窮
爲諱晉楚鄢陵之戰特書甲午晦以見譏魯震焚伯
之廟書乙卯晦以見異是也南郊必用冬至日周禮
也皇祐二年當郊而日至適在晦宋元憲公爲相預
以爲言遂改用明堂之禮議者以爲得體 退朝錄
云太祖建隆四年南郊改元乾德是歲十一月二十
九日冬至而郊禮在十六日何也乃檢日曆有司言
冬至乃十一月晦前一日皇帝始郊不應近時乃改

用十六日甲子其赦制云律且協于黃鍾日正臨于甲子乃避晦而用十六日甲子郊也按公羊傳提月六鵠退飛過宋都提月者何僅逮是月晦日也何休註提月遑也魯人語也在是月之幾盡此與鄆陵之戰與震廟皆據寔而言是晦日則言晦何譏何異之有獨左氏言用不違晦以爲犯師之忌則春秋時凡事不用晦日可以推矣若北齊正月晦日中書舍人奏祓除汎舟則皇帝乘輿鼓吹至行船昇御座乘板輿與王公登舟置酒魏收有泛舟應詔詩唐中宗正

月晦日幸昆明池命上官昭容選羣臣詩爲新翻御製曲景龍四年正月二十八日晦上幸滌水宗楚客鄭愔各有應制詩貞元四年九月二日勅今方隅無事烝庶乂康其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宜任文武百僚選勝地延賞爲樂仍各賜錢以充宴會觀此則君方行幸臣方歌詠其于晦日未嘗有避也但一以爲祲除不祥一以爲送窮則亦不得謂佳節矣至德宗時李泌請廢正月晦以二月朔爲中和節命百官進農書司農獻種稂種嗣後遂避晦不用耳

德宗移晦日爲中和節呂渭詩皇心不向晦改節號
中和淑氣同風景佳名自詠歌瀚裙移舊俗賜尺下
新科曆象千年正醕醢四海多貞元八年詠宏詞以
中和節詩應詔採蘭雜志九爲陽數古人以廿九日
爲上九初九日爲中九十九日爲下九每月下九置
酒爲婦女歡曰陽會蓋女子陰也待陽以成故女子
于是夜爲藏鉤諸戲以待月明至有忘寐達曙者以
廿九日爲上九以晦日爲佳節古人亦有不可解者
閩書古田縣正月晦日爲後九取蔬菜爲粥食之

東坡詩文

却掃篇云東坡既南竄議者復請悉除其所爲之文
詔從之于是士大夫家所藏既莫敢出而吏畏禍所
在石刻多見毀徐州黃樓東坡所作而子由爲之賦
坡自書時爲守者獨不忍毀但投其石城濠中而易
樓名觀風宣和末年禁稍弛一時貴游以蓄東坡之
文相尚鬻者大見售工人稍稍就濠中摹此刻有苗
仲先者適爲守因命出之日夜摹印旣得數千本忽
語僚屬曰蘓氏之學法禁尚在此石奈何獨存立碎

之人聞石毀墨本之價益增仲先秩滿携至京師盡
鬻之所獲不貲 江西通志云南安府寶界寺東廊
鐘樓下有東坡畫竹于壁有誚韓侂冑者刻其壁函
盛以獻至錢塘江溺焉樓尋燬元時重建後有補畫
竹者弗稱成化間知府張弼扁墨君閣 姑溪李之
儀記云南城崇因寺有觀音大士像甚靈東坡南遷
嘗禱而應遂頌之前人爲刻石後有詔所在東坡文
皆毀棄前人不取違詔後予問僧其石安在曰已碎
矣索之力乃得于庫中果廩後塵土湮數尺稍曳加

滿洗而燦然如未嘗毀者蓋是石先刻馬祖龐居士
像用其餘刻頌像已斷裂而頌獨完相與贊嘆曰大
士妙智力其驗無所不見僧曰毀之人固在也呼至
問焉曰方毀時惟恐其不碎用巨斧斧數十應斧斷
裂矣因指示輒大驚曰今安得如是不覺禮十餘拜
而復歸故處 九江志勝云富川有東坡竹蓋公嘗
以題壁餘墨洒竹上而不滅新篁枝葉皆有墨痕後
百八十年謝疊山請居是地至今尚然豈蘓公之忠
誠不滅英皇之貞節乎列朝詩選云姑蘇杜瓊有詩

日重華南去不南還二女啼痕在竹間亦有富川蘓
子墨至今枝葉尚班班 鶴林玉露云東坡謫僧耳
道經南安于一寺壁間作叢木亂石甚奇韓平原當
國剗下本軍取之守臣親監臨以紙糊壁全堵脫而
籠之以獻平原大喜置之閱古堂中平原敗籍其家
壁入秘書省著作庭辛卯之火焚右文殿道山堂而
著作堂幸無恙壁至今存 東坡歸至常州報恩寺
僧堂新成以板爲壁坡暇日題寫幾遍後黨禍作凡
坡遺墨所在搜毀僧以厚紙糊壁塗之以漆字賴以

全至紹興中詔求蘓黃墨跡時僧死久矣一老頭化
知之以告郡守除去漆紙字畫宛然臨本以進高宗
大喜老頭佗得祠曹牒爲僧 劉挺筆談云柳子厚

左遷柳州刺史沒後建廟羅池韓昌黎作碑并樂章
以志民思也宋蘓長公爲重書勒石歲久碑石二塊
圯陷土中湖嘉靖末年柳州城崩修築有一二丈許
再不克畢工僉謂此地有怪物或蛟龍伏蟄其中因
鳩工掘之深數尺獲三碑石城遂克築落成可見柳
州之蹟昌黎之文蘓長公之字三者皆神物肯冥冥

地下哉 纂堅志云豐相之崇寧中居建州有道士
來謁熟視之蓋京師玉清儲祥宮主也問何以至此
曰吾已非人茲竊有所禱明日將托身爲犬實在尚
書宅願戒家人善視我豐公驚曰君平生有道行何
爲爾對曰某初修道戒本無隱惡奈一事獲罪于天
何豐問其故慘容而言某以朝廷方黜蘓氏學因建
請磨去儲祥碑文坐是受譴豐曰上帝亦愛重蘓公
文乎曰不專在是正以迎合時相風旨耳言訖失所
在旦而犬生十子其一犬足黑而身黃疑爲黃冠云

肩公筆記云陳履常爲博士言者謂其在官常越境出見蘓軾改教授潁州張文潛在潁聞蘓子瞻計爲舉哀行服言者以爲言遂貶秀州別駕 讀書鏡云紹興二年虔寇謝達陷惠州民居官舍焚蕩無遺獨留東坡白鶴故居率其徒葺治六如亭亭卒致之而去次年海寇黎盛犯潮州悉燬城堞且縱火至吳子野近居盛登開元寺見之間左右曰是非蘓內翰藏圖書處否麾兵救之吳氏歲寒堂民居賴以不毀者甚衆

東坡之妹氏

世傳蘓子瞻有小妹嫁爲秦淮海之妻而造爲無稽之談以實之皆妄也按墨莊漫錄云延安夫人蘓氏丞相子容內也有詞行于世或以爲東坡女弟適柳子玉者所作非也菊坡叢話云老蘓先生之女幼而好學慷慨能文適其母兄程璜之子之才作詩曰女母之兄汝伯舅求以厥子來結姻鄉人婚嫁重母族雖我不肯將安云人言蘓子無妹却有此詩然則子瞻固有二妹一適柳子玉之子一適程之才而第非

秦淮海耳

耶律楚材夫人蘓氏東坡先生四世孫

威 刺史彌之女

蘓長公集云柳子玉嘗夢謂司

命真君召已未幾果有監靈仙觀之命以詩送之曰
世事方難猛更回此身未老已心灰何時夢入真君
殿也學傳呼觀主來據東坡集有與柳子玉倡和詩
凡屢見又有柳氏二外生求筆跡詩又有贈柳外生
閨詩其爲至戚明甚但集載祭柳子玉文內云嗟我
後來匪友惟媵子有令子將大子後頎然一孫則謂
我舅其祭亡妹德化縣君文云玉立二甥寔大我門

一秀不實何辜于神又祭柳仲遠文二首一云我厄
于南天降罪疾方之古人百死有溢天不我亡亡其
朋戚如柳氏妹夫婦連璧云何兩逝不憖遺一我歸
自南宿草再易閔也有立氣貫金石則東坡之妹所
適者爲柳子玉之媳故其孫呼東坡爲舅而爲柳仲
遠之妻耳則柳妹有二甥而後止存一閔 考坡集
乳母任氏墓銘云乳亡姊八娘與軾則東坡不特有
妹而且有姊特早亡耳 東坡一帖云秦少游過客
留少日飲酒賦詩如平常容守遣搬家二卒送歸衡

州至藤傷暑困臥至八月十二日啓手足于江亭上
當今文人第一流豈可復得此人在必大用于世不
用必有所論著以曉後人前此所著已足不朽然未
盡也哀哉哀哉其子甚奇有父風惟此一事差慰吾
輩意張世南云觀此足見坡公篤愛交友留意人才
爲可敬嘆所謂奇俊之子名湛字處度者也此載游
宦記聞可知坡公與少游乃友朋而非至戚矣

堯母墓

嘉靖十八年御史謝少南上言慶都爲堯母葬封之地堯母乃帝嚳元妃陵墓具存乞賜表揚以弘達孝以光巡幸下禮部覆議從之帝曰帝堯父母異陵可見合葬之非古卽令有司修建祠寢謝少南建白可嘉授左春坊左司直兼翰林院檢討歐陽文忠集古錄載堯母碑乃漢建寧五年造其文略曰堯母慶都感赤龍而生堯慶都仙沒蓋葬于茲欲人莫知名曰靈臺按皇覽云堯冢在濟陰城陽呂氏春秋云堯葬

穀林皇甫謐云穀林卽城陽然諸書皆爲城陽獨此碑爲成陽當以碑爲正羅泌路史引郭緣之述征記云成陽城東南九里有堯陵陵東有中山夫人祠在城南二里蓋堯妃也東南六里有慶都冢上有祠廟而水經注言成陽城西二里有堯陵陵南一里有慶都陵于城爲西南稱曰靈臺按帝嚳高辛氏生三十而御天六十有三載而崩葬頓丘臺城陰野之秋山所謂頓丘臺也夫高辛四妃上妃有駘氏曰姜原生稷次妃有娥氏曰簡狄生契次妃陳豐氏曰慶都生

堯次妃有阪氏曰常義生帝摯四皆妃而姜原稱上
妃則爲元配明矣慶都不合帝嚳之墓于頓丘而近
帝堯之墓于成陽亦母子之相依偶然非必謂古人
之必不合墓也 唐史武后崩將合葬乾陵給事中
嚴善思建言尊者先葬卑者不得入今啓乾陵是以
卑動尊術家所忌且玄闕石門冶金銅隙非攻鑿不
能開神道幽靜多所驚蹟若攻別隧以入其中卽往
昔葬時神位前定亦且有害曩營乾陵國有大難易
姓建國二十餘年今又營之難且復生合葬非古也

況事有不安豈足循據漢世皇后別起陵墓魏晉始合墓漢積祀四百魏晉祚率不長亦其驗也今更擇吉地附近乾陵取從葬之義使神有知無所不通若其無知合亦何益願割私愛使後嗣長久中宗不納蘇東坡曰詩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古今之葬皆爲一室獨蜀人爲一墳而異藏其間爲通道高不及肩廣不容人東漢壽張侯樊恭遺令棺柩一藏不宜復見如有腐敗傷子孫之心使與夫人同墳異藏光武善之以書示百官蓋古有是也然不爲邇道又非詩

人同穴之義故蜀人之葬最爲得禮 嘉靖二年二月丙申葬孝惠皇太后楊廷和上言茂陵左右不可恐有震驚之虞賈詠曰當祔雖有之難免不當祔雖無之難爲卒祔葬茂陵 後漢袁賀臨病困勅使留葬侍衛先公慎毋迎取及母喪柩如亡者有知往來不難如其無知祇爲煩耳

暮年再起

陳後山曰元祐初起范蜀公于家固辭其表云六十
三而致仕固不待年七十九而造朝豈云知禮是時
文潞公八十餘一召而來人各有所志也 李肇國
史補曰高貞公致仕制云以年致政抑有前聞近代
寡廉罕由斯道是時杜司徒年七十無意請老裴晉
公爲舍人以此譏之 談淵云張鄧公士遜三入相
景祐五年與章鄒公並命已七十五歲後二十年西
賊叛命卽寶元康定之間措置乖方物議罪之方引

年除正太傅致仕以小詩白邵公云赭案當衙並命
時蒹葭衰朽倚璚枝如今我得休官去鴻入高冥鳳
在池近輔咸和焉有輕薄少年改邵公詩云赭案當
年並命時與君兩個沒操持如今我得休官去一任
夫君鵲露蹄聞者無不大哂 癸辛雜識云宋鄭清
之字德源號青山又號安晚爲穆陵之舊學端平初
相聲譽翕然及淳祐再相已耄及之政事多出其姪
孫太原之手公論不與辛亥冬祈雪得雷雷電大作
而清之薨於位初清之之再來也有作詩訛之云一

劉永離丹禁地扁舟已自到江干先生自號爲安晚
晚節胡爲不自安又有詩云光範門前雪尺圍火雲
燒盡曉風吹堪嗟淳祐重來日不似端平初相時里
巷誰爲司馬哭番酋肯爲孔明悲青山化作黃金塢
可惜角巾歸去遲 閩書云宋建安曹修古字述之

舉進士累遷監察御史奏言唐貞觀中嘗下詔令致
仕班本品見在上欲其知耻而勇退也比有年八十
餘尚仕班行心力旣衰官事何補請下有司勅文武
官年及七十上書自言特與遷官致仕仍從貞觀舊

制印宿德勲賢自如故事因著爲令 修古弟修睦
由邵武縣遷殿中丞知鬱林州聞母疾委州印于佐
比走歸道未至被喪哀瘡過禮服除判泉州二州知
邵武軍用薦爲御史改司封出知壽州移泉州坐舉
者奪司封去官後起知吉州上書休官不聽分司南
京旣而嘆曰不事事而受祿不可謂廉復申前請許
之章得象表其高節詔還所奪官居數年聲聞益達
朝廷以紫衣金魚就第褒之用聳動天下士大夫以
重進爲高修睦休官時年五十餘第舍園池疏列泉

石置書冊琴棋其中賓親過從或道時事輒謝曰吾
方與紙上聖賢語勿溷吾聽斯則修古能言之修睦
能行之兄弟兩高矣 楊遂庵一清以故少傅武英
殿大學士歸田嘉靖四年年已七十餘特起公于家
改兵部尚書兼憲職總制三邊道經洛陽謁劉文靖
公健文靖出見辭色甚倨陽問曰我記汝亦曾爲閣
老耶公隨問而對文靖曰旣爲閣老復出作總制內
閣體統爲汝一人壞盡矣公云朝廷簡命不得不赴
文靖曰進退由汝何得乃爾我老不能對客矣遂命

二孫陪茶楊大憲而出此玉堂叢話所記如此也范
守已 肅皇大謨所記云一清道洛陽謁故大學士
劉健健時年九十三矣辭以疾不見一清疑伺久之
健帽鉞幘短褐出曰應寧而嘗入相矣復出將乎一
清曰承乏爾健出旣茗飲之他無一語吳伯與名臣
事畧云楊文襄以故相起爲三邊總制謁劉文靖公
公出見一揖曰汝不能甘淡薄而猥爲時所餌今日
戴兜鍪異日何以復簪冠乎令主上輕吾輩自汝始
咄咄入不復顧楊愧而去雖三書所記其詞輕重不

同而劉之不滿于楊之復出則誠然矣斯亦君子之
愛人以德也 嘉靖六年戊子冬十月起謝遷爲吏
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叅預機務七年夏四月謝遷
致仕范守已論曰餘姚之復出果何爲哉當是時懸
車杜軌二十有三年矣乃再入當軸不五月而告歸
亦何事功之有耶豈不知永嘉遇主安仁窺玄雖巴
陵再相亦不得獨行其志而乃欲輝我康猷乎及徘
徊鎖闥側目新貴抗顏慮貝錦之虞繞指懼不恒之
羞而後幡然長往則已晚矣是以君子貴慮始也謝

文正以弘治乙卯入閣年四十七爲相十二年丙寅年五十八而致仕嘉靖戊子復召入閣相去二十三年閱年八十歲矣 焦芳入閣欲兼理吏部劉瑾主之已奉內批芳以問李東陽李曰此二事實難兼攝內閣佐天子出令吏部所擬陞調官間有可否令自擬之而自可否之耶又每日通政司奏事奉旨吏部知道卽當庭跪承旨內閣班侍立聽令亦將出跪而更起立耶又部事差謬或章奏錯誤小則回話認罪大則罰俸脫有之亦將隨同認罪乎芳乃辭部事此

卽劉文靖所言今日戴堯鑒異日何以復簪冠之意也
夏桂洲之再相也同鄉永豐夏尚朴以詩招隱
曰寵利由來是禍梯功成身退便爲宜萊公不識乖
崖意一值澶淵禍便隨而桂洲不能用 海寧許相
卿以給諫家居十年貴溪與之有舊比再入相以書
招之且欲處以南大司成許曰公此出已誤可復誤
人耶列朝詩選云貴溪常所夢九鯉仙得問舟子三
字及再相起行泊舟淮上與常熟楊夢羽儀賦詩贈
別取孟浩然詩襟韻得問舟子詩云向夕問舟子前

程沒幾多灘頭正好泊淮裏足風波悵然不樂罷酒
而別後果罹禍 今言云郡守楊公承芳乞致仕疏
云錢若水居樞密年四十而致仕以臣觀之臣年尤
多三歲陶弘景奉朝請年三十六而致仕以臣觀之
臣年尤多七歲放臣致仕他日得與弘景若水遊于
地下足矣此言更爲高絕

觀入之法

却掃篇云劉器之待制對客多默坐往往不交一談至于終日客意甚倦或請去輒不聽至留之再三有問之者曰人能終日矜莊危坐而不欠伸欹側者蓋百無一二焉其能之者必貴人也嘗以其言驗之誠然 王氏談錄云凡相人最好于得失榮辱之際觀其動否便可知其器之大小然後見其人之前程也又云人性貴乎平淡若加以器識卽所謂宰輔器也沈作喆云蘓端明平生寢臥時已就枕則安然不復

翻動至于終夕劉元城對賓客或晏居雖暗室常端坐略無欹側至于終日二人亦有定力者 石林燕語云王右丞正仲口吃遇奏對則如流歐陽文忠近視常時讀書甚難使人讀而聽之在政府數年每進奏文字亦如常人不異貴人真自有相也此等相又當別觀 歸田錄云薛簡肅公知開封府時明叅政鎬爲府曹官簡肅待之厚甚直以公輔期之其後公守秦益常辟以自隨優禮特異有問于公何以知其必貴公曰其爲人端肅其言簡而理盡凡人簡重則

尊嚴此貴臣相也其後果至叅知政事以卒時皆服
公知人 黃山谷曰予嘗爲少年言士大夫處世可
以百爲惟不可俗俗便不可醫也或問不俗之狀老
夫曰難言也視其平居無以異于俗人臨大節而不
可奪此不俗人也平居終日如含瓦石臨事一籌不
畫此俗人也雖使郭林宗山巨源復生不易吾言也
歐陽永叔言觀人題壁便可知其文章 青箱雜記
云盧携貌陋常以文章謁章宙章氏子弟多肆輕侮
宙語之曰盧雖人物不揚然觀其文章有首尾異日

必貴後竟如其言本朝夏英公亦嘗以文章謁盛文
肅文肅曰子文章有館閣氣異日必顯後亦如其言
明道維志云蘓子由言每見州府召客觀其品別
人類已足觀政矣又云凡觀人之術無他但作事神
氣足者不富貴卽壽考但人作十事若一一中理無
可議者也自難得况終身作事中理耶其次莫若觀
其所愛此最切要升不愛斗不獲卽毀物理之不可
移者又云氣寬易動意形于色得少爲足與好妄語
者皆天折之相也 楚史檮杌云楚人有善相人斷

言無遺策聞於國莊王見而問其情對曰臣非能相
人能觀人之友也觀布衣者其交皆孝悌篤慎畏令
如此者其家必日益身必日安此所謂吉人也觀事
君者其交皆誠信有行好善如此者事君日益官職
日進此所謂吉臣也主明臣賢左右多忠主有失皆
敢分爭正諫如此者國日安主日尊天下日富此之
謂吉主也臣非能相人能觀其人之友也莊王曰善
羣談錄餘云唐一行嘗語人曰吾得古人相法其
法以洪範五福六極爲主觀其所由察其所安可得

大概若其人忠孝仁義言行相應造次顛沛必歸于善者吉人也若不忠不孝不仁不義言行不相應造次顛沛必歸于惡者凶人也吉人必獲五福之報凶人必獲六極之刑不必其身必于其子孫若但于風骨氣色中料其前程休咎豈能悉中也 吳處厚書

箱雜記云余粗知風鑒大槩常與苗文忠公論之公曰觀子之論多取豐厚是則屠兒餽餽師皆貴矣余復思之大凡相之所先全在神器與心術更或豐厚其福十全國語曰今王遠角犀豐盈而比頑童窮固

則豐盈固賢哲相也 又云相形不如論心諺曰有
心無相相逐心生有相無心相從心滅此言人以心
相爲上也故心相有三十六相夫人嘗言意氣求官
自須如此一也爲事有剛有柔二也慕善近君子三
也有美食常分惠人四也不近小人五也常行陰德
每事方便六也從小能治家七也不厭人乞覓八也
利人克己九也不遂惡貪殺十也聞事不驚張十一
也與人期不失信十二也不易行改操十三也夜卧
不便睡著十四也馬上不回頭顧十五也夜不令人

生憎怒十六也不交過飾非十七也爲人作事周匝
十八也得人恩力不忘十九也自小便有大量二十
也不毀善害慈二十一也憐孤濟寡恤物二十二也
不助強欺弱二十三也不忘故舊之分二十四也爲
衆人用之二十五也不言妄語二十六也得人物每
生慚愧二十七也聲美音有序二十八也當人語欠
不先起二十九也常言人善事三十也不嫌惡衣惡
食三十一也方圓曲直隨時三十二也聞善行之不
倦三十三也如人飢渴勞苦常有以恤之三十四也

不念舊惡二十五也故舊有難竭力救之三十六也已上三十六善皆全者當位極人臣壽考令終或有不全則禍福相折以次減殺具二十者刺史之位具十以上令佐之官具五七者亦須大富 蘇東坡云伊尹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貧賤人但有常德非復富貴卽當得道雖當大富貴苟無常德其後必敗予以此占之多矣 長者言云好談閨門及好談亂者必爲鬼神所怒不有奇禍必有奇窮 紫陽夫子常推易陰陽剛柔之義以爲觀人之

法曰凡光明正大疎暢洞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爲威而雨露之爲澤如龍虎之爲猛而麟鳳之爲祥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若依阿諛忍回互隱伏糾結如蛇蚓瑣細如蟻蝨狐蟲如盜賊詛咒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觀人之法莫切于此 劉氏雜誌云蘓子由使遼歸爲哲宗言遼主弘基以與我和好爲喜年貌可六十步履輕捷飲啗不衰享國尚當有年我可以無慮其君臣事佛國俗化之此彼之巨蠹足爲我喜也弘基孫延

禧當嗣位然骨氣凡弱視瞻不正恐非彼之福其意亦嚮慕和好而我不足恃之矣其後弘基守和好又十餘年而殂延禧亦不背盟然遼國遂亡于延禧之身則子由之言信矣容貌詞氣乃德之符非特其身之遐促而并得其國之興替仲由盆成括之死見知于孔孟邾子高仰魯侯卑俯兆其死亡見知于子貢聖賢原自有觀人之法也 陳于陛意見云世有外渾樸而中炯炯者真才也有外渾樸而中墨墨者庸才也二者亦難辨何以察之真才如人坐紗帷中秉

燭光雖不甚露而時亦閃閃爍爍人庸者如坐暗室中
無復可觀矣 歐陽公曰凡治民之人不問吏才能
否設施如何但民稱便卽是良吏識者以爲知言

宋太祖仁宗之識度

國老談苑云太祖嘗曲宴翰林學士王著御宴旣罷著乘醉喧譁太祖以前朝學士優容之令扶以出著不肯退卽移近屏風掩袂痛哭左右搜之而去明日或奏曰王著逼宮門大痛思念世宗太祖曰此酒徒也在世宗幕府吾所素諳况一書生雖哭世宗能何爲也曲洧舊聞云仁宗時蜀中一舉子獻詩于太都府某守忘其姓名云把斷劍門燒棧閣成都別是一乾坤知府械其人付獄表上其事仁宗曰此乃老

秀才急于仕宦而爲之不足治也可授以司戶叅軍
不釐事務處于遠小郡其人到任不一年慙慙而死
大哉二帝之言也雖其識度宏遠亦由見地明透耳
此二事設令嚴酷猜忌之君處之則大獄不解矣

後山談叢云或勸太祖誅降王云久則變生太祖笑
曰守千里之國戰十萬之師而爲我擒孤身遠客能
爲變乎 綱目宋太祖頗爲微行或諫其不宜輕出
太祖笑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周世宗見方面大耳
皆殺之我終日侍側亦不能害有天命者任自爲之

貴耳錄云仁宗時有外臣奏陛下不蚤立太子有播遷之禍仁宗大怒問宰相曰朕未立皇子如何此朕如唐明皇有播遷之禍宰相奏云陛下果是播遷不及明皇當時明皇幸蜀尚有肅宗卽位靈武陛下無肅宗爲子委不及明皇仁宗怒釋建立之議如堅非大度之主何能容忍其言如此 揮塵錄云仁宗常服玉帶侍臣皆注目還宮問內侍曰侍臣目帶不已何耶對曰未嘗見此奇異者故耳上曰當以遺遼主左右皆曰此天下至寶賜外邦可惜上曰中國以

人安爲寶此何足惜臣下皆呼萬歲 燕翼貽謀錄

眞宗時喜言祥瑞于是甘露芝草俱以上聞至皇祐
三年仁宗在位三十年矣六月守臣茹孝標奏城內
小山生芝三百五十本悉以上改名其山爲紫芝山
萐爾一培塿不應所產如是之多也上怒曰朕以豈
年爲瑞賢臣爲寶草木蟲鳥之異烏足尚哉茹孝標
與免罪戒州縣自今無得以聞 讀書鏡云仁宗常
春日步苑中屢回顧皆莫測聖意及還宮中顧嬪御
曰渴甚可速進熱水嬪曰大家何不外面取水而致

久渴耶仁宗曰吾屢顧不見鯨子苟問之卽有抵罪者故忍渴而歸左右皆稽顙動容呼萬歲聖性仁慈如此 蘇舜欽聞見雜錄云先公爲諫官論王德用進女口仁宗初詰之曰此宮中事卿何從知公曰臣職在風聞有之則陛下當改無之則爲妄傳何至詰其從來也仁宗笑曰朕真宗子卿王某子與人不同自有世契德用所進女口實有之在朕左右亦甚親近且留之如何先公曰若在疎遠雖留可也臣之所詢正恐親近仁宗色動呼近璫曰王德用所進女口

各支錢三百頭卽今令出內東門了急來遂涕下先
公曰陛下旣以臣奏爲然亦不必如是之遽且入禁
中徐遣之上曰朕雖爲帝王人情同耳苟見其涕泣
不忍出則恐朕亦不能出之卿且留此以待報先公
曰陛下從諫古之哲王所未有天下社稷幸甚久之
中使奏宮女已出門矣上復動容而起

太祖睿斷

餘冬序錄云國初青州日照縣民江伯兒者母病剖
脇肉以食不愈禱於岱嶽願母病愈則殺子以祭已
而母愈遂殺其三歲子祭事聞太祖怒曰父子天
倫至重禮父爲長子三年服今百姓乃手殺其子絕
滅倫理宜急捕治之遂逮伯兒杖百謫戍海南又聞
中今古錄云洪武間有隨母改嫁事繼父者繼父病
割股愈之有司以孝聞上曰繼父是伊父仇人割
父遺體以事仇人是不孝也乃置之法于是命禮部

詳議旌表孝行事例禮部議自今人遇父母病醫藥
治弗愈無所控訴不得已而臥冰割股亦聽其爲不
在旌表之例詔從之 何子元云劉宋郭世通家貧
傭力以養繼母婦生一男夫婦恐廢侍養乃垂瘞之
文帝勅榜表門爲孝行焉此與郭巨事同韓昌黎論
郭世通曰不腰于市而已幸况復旌其門方遜志論
郭巨曰巨陷親于不義罪莫大焉讀二子之文益知
太祖之睿斷高於千古矣又餘冬序錄引王叔英所
作傳云洪武某年間有兄弟二人其伯兄坐法當死

二人自縛午門前願以身代 上問故二人者曰臣
少無父非兄不至今日故願以一身贖兄命 上疑
其非誠許其代而陰戒行刑者試其人如有難色卽
殺之二人懽然延頸待刃旣弗果殺上嗟異赦其兄
御史大夫陳寧持不可其兄竟死焉又陳圭者台州
黃巖人父叔弘爲其仇人告罪當死圭訴所司曰圭
不能諫父陷父不義罪當自死幸原圭父使自新
上以孝子稱之赦叔弘罪候天下朝覲官至播告爲
天下勸刑部尚書開濟奏罪有常刑不宜屈法開僥

作路乃聽圭代父死叔弘謫戍雲南此御史大夫此
刑部尚書自謂能執法矣而上不能成聖主寬仁之
政下不能全孝子悌弟之心以風後世豈所謂執法
與叔英曰陳寧死有餘戮開濟後來亦不得其死意
天道乎 江西通志云 太祖威斷莫測日令御史
二人侍班刑賞有失中不諫止者罪之一日永新人
歐陽招以御史侍班 上乘怒將戮一人他御史不
敢前歐陽御史趨跪倉卒不能措辭舉手加額連呼
陛下不可 上察其樸實天顏爲霽其人得從輕典

夫人主過於威斷尚欲諫諍而挽回之况實有寬仁
乃不能將順而曲成之哉 河南通志云元末兵起

登封人張景輝死于寇其妻賀氏流離中抱子俊求
夫骨于積尸中手自聚土掩之及天下定歸登封依
弟以居弟以俊幼諷其改嫁賀剔去一齒誓不二節
洪武初俊任廣陵主簿以事罰工自慙累其母上疏
乞免上嘉賀守節教子婦道所難特宥復其官俾終
母養仍勅禮部榜於天下以勵風俗 太祖之待節
婦如此則其于孝子悌弟可知節婦尚及于子而孝

子悌弟不能免其身二人之不知將順罪何如矣

國史補云衢州余氏子名長安父叔二人爲同郡方
全所殺長安八歲自誓十七歲乃復仇大理斷死刺
史元錫奏言臣伏見余氏一家遭橫禍死者寔二平
人蒙顯戮者乃一孝子又引公羊傳父不受誅子復
仇之義請下百僚集議其可否詞甚哀切時裴中書
珣當國李刑部鄘司刑事竟不行有老儒薛伯高遺
錫書云大司寇是俗吏執政柄乃小生余氏子宜其
死矣然則御史大夫陳寧刑部尚書開濟其能免于

俗吏小生之誚乎 風俗通云巴郡太守泰山但望

伯門爲司徒椽同產子作客殺繫望自劾去星行電
征數日歸趨詣府露首肉袒辭謝太守太尉李固謝
與相見頓頭流血自說弟薄命早亡以孤爲托無義
方之教自陷罪惡自男穿旣與知情幸有微胤乞以
代之言甚哀切李公達于原度卽活出之又高唐令
唐安周糾孟玉爲大將軍椽弟子使客殺人捕得太
守盛亮陰爲宿留糾亦自劾去詣府亮與相見不乞
請又不辭謝亮告賓客周孟玉欲作抗直不恤其親

我何能枉憲乎遂繫于獄弟婦不哭死子而哭孟玉
世人誤之猶以爲高應劭曰二家之子幸非元惡但
望誠心內發哀情外露義動君子合禮中矣周糾苟
執果毅忽如路人無惻隱之心傳曰于厚者薄則無
所不薄夫法之執難以徇情情之至亦可屈法應劭
取二事而折衷之所論爲當也 予又考得洪武間
數事備載之以見 高帝之甚重孝子而開濟之不
能仰體爲可罪也新昌胡剛生有至性洪武初其父
謫役泗上以逃役當刑勅駙馬都尉梅伯殷監斬時

剛往省待役於待渡間聞之遂裸洗泗河而渡奔走
哀訴請以身代言與淚俱情甚懇迫梅憐而奏宥其
父同坐者八十二人俱免死 浦江鄭氏歷宋元至
明一家同居時洪武十四年鄭濂主家政已二十餘
年矣有以寄鈔事誣其家者從弟湜代詣吏濂謂曰
我長當罪于是兄弟爭就獄事聞 太祖慰諭之且
問以治家長久之道濂以謹守家規對上嘉賜酒饌
除湜福建布政司叅政 鄞人盧祥卿以勝國世職
洪武初督造海運船已而船破運折坐侵漁逮獄將

就戮二子顯敬匍匐請代顯泣訴曰督造雖臣父名而侵漁實臣顯罪當死敬曰兄顯佐父周旋運事造船之謀臣敬獨知之臣罪當死上矜之廉得其寃遂兩釋焉祥卿竟以賢良舉授四川彭水知縣又註誤謫戍雲南顯復哀訴乞代上曰真孝子也祥卿有子如是着冠帶寧家 仙居人朱煦乃福州太守朱季用子也性至孝洪武中詔天下盡葺今歲以上積歲官吏爲民害者季用任福州僅五月例逮赴京亦論罪輸役時城役嚴日用錢數十緡又病痢不堪謂子

煦曰吾旦夕死已矣母爲汝累煦惶懼不敢離左右
時在役告枉令嚴甚告而謫極邊者三人被極刑者
四人已煦奮曰吾無術以脫吾父訴不訴等死萬一
吾父以訴獲免卽萬戮死無憾父僚同役者交阻不
聽具告枉狀上上悲傷其意乃赦季用復其官時
以煦訴得復官者十四人皆拜季用曰微君有孝子
吾儕骨肉皆城下土矣周琬應天人父滁州知州
建屏牆于門爲部民奏訐以侵道論死琬年十六叩
闕請代父刑上少之疑爲人所教曰牽去砍頭琬

顏色自若乃宥其死戍邊琬復請曰戍與斬等死耳
父死臣安用生爲願早就戮 上怒命縛至市琬色
甚喜行刑者曰死足樂耶琬曰以死免父胡爲不樂
上察其誠赦之親署於屏曰孝子周琬尋授兵科給
事中此皆 太祖斷自睿衷爲孝子開一面其以風
天下有餘矣御史大夫陳寧刑部尚書聞濟罪其可
勝誅哉 前代帝王宥赦孝子報仇并錄附 董黯
字叔達鄞人仲舒六世孫也家貧早失怙事母盡孝
母疾嗜大隱溪水黯築室溪濱板輿就養遂瘳隣王

寄家甚富縱酒無行二母相見各言其子寄聞而衛
之伺黥出毆其母黥還而母在牀黥跪而言曰黥不
孝及母之憂乎曰非也我失言致王寄辱耳後竟不
起黥哀毀負土成墳廬于墓枕戈不言俟王母卒畢
塋事乃斬寄頭祭母墓自囚以告有司事聞和帝詔
釋其罪且旌其異行召拜郎中不就而卒 烏程人
王談年十歲父爲隣人竇度所殺談有復仇志密巾
利鍤以伺卒殺度而歸罪有司太守孔嚴義其孝勇
列上宥之和帝元興中舉孝廉不應 朱朗永興人

今蕭山

性至孝父爲烏傷長陳頴所殺明志在報仇

未聞頴死明至其家刺其子殺之魏聞其勇擢爲揚

武將軍 吳興聞人夙年十七父爲仇家所殺遂散

財結客手刃父仇斬頭以祭自繫縣獄有司上其事

齊高帝覽而賞之赦其罪官至長水校尉 錢塘人

朱謙之年數歲所生母亡假墓田側爲族人朱幼方

燎火所焚謙之雖小便哀戚如持喪年長不娶永明

中手刃幼方詣獄自繫別駕孔稚圭兼記室劉璉司

徒左西掾張融箋與刺史豫章王曰禮開報仇之典

以申孝義之情法斷相殺之條以表權時之制謙之
既申私禮又明公法今殺之則成罪人宥之卽爲孝
子殺一罪人未足弘憲活一孝子實廣風德豫章王
上言之世祖嘉其義慮相報復乃遣謙之隨曹虎西
行幼方子憚于津陽門伺殺謙之謙之兄選之又刺
殺憚有司以聞世祖曰此皆義事不可問悉赦之
烏程錢延慶其父仲期於泰始元年爲吳慶恩所殺
時延慶屬役在都聞之馳還於庾浦埭逢慶恩手刃
之自繫烏程獄吳興太守鄒頤憐其孝烈表不加罪

許之 唐建初中有人侮人父者其子殺之肅宗賞
其死刑而降宥之自後因以爲比有輕侮法張敏駭
議以爲開相殺之端又輕傷之比浸繁至有四五百
料難以垂訓請除其弊 唐憲宗元和六年富平縣
人梁悅爲父報仇殺人自投縣請罪勅以其申冤請
罪視死如歸發於天性志在殉節特減死宜決一百
配流循州于時韓文公愈獻復仇之議 穆宗長慶
二年四月雲陽力人張洩欠羽林官騎康憲錢未憲
徵理之洩乘醉拉憲氣息將絕憲男買得年十四將

救其父以澄角觚力人不敢揮解遂持木錘擊之首
見血後三日死勅旨康買得尚在童年能知子道雖
殺人當死而爲父可哀若從沉命之科恐失原情之
義宜付法司減死罪一等處分 後唐明宗天成二
年七月沼州平恩縣百姓高弘超其父暉爲鄉人王
感所殺弘超挾刃殺感携其首自陳尚書刑部員外
郎李殷夢引梁悅康買得二例請減死奉勅可減死
一等 按竹枝山野記云國初犯大辟者其家屬多
請代刑 上併宥之如五倫書所載是也其後繼請

乃一切許之爲多旣以杜姦謫且因成其孝弟此非
細者所知吾慈戴用代其父王敬代其兄餘未殫記
至有弱媳代其阿翁 紀畧云國朝妻救夫刑蒙宥
者二人永樂甲申十一月江浦知縣周益以罪當刑
其妻楊氏訴益母老願代益死 上憫其情特宥益
成化丁酉三月河東驛丞王佇奏知州徐孚敬妖言
律斬孚妻李氏奏翁姑年老願代夫刑抵罪奉旨俱
釋之因考洪武間給事中侯庸請代其父監生程通
請代其祖永樂中舉人郭魯請代其父皆削軍伍以

全其孝世皆侈爲美談 備遺錄云績溪程通字彥

亨祖平素業儒洪武初謫戍延安程通以縣學生貢
入太學聞父喪徒步歸塋廬墓下三年哀慟毀瘠妻
子至不相識時平已老上書言臣壯而無父祖猶父
也臣祖老而無子孫猶子也更相爲命願代其役辭
極懇切 上嘆曰孝哉若人命兵部除其籍驛送平
還鄉後通舉應天府鄉試官遼府左長史死建文之
難 南史梁天監初廣平人張景仁父爲同縣常法
所殺景仁時年八歲及長志在復仇普通七年遇法

于公田渚手斬其首以祭父墓事竟詣郡自縛乞依
刑法太守蔡天起上言于州時簡文在鎮乃下教褒
美之原其罪下屬長蠲免一戶租調以旌孝行

方卵龍卵

採蘭雜志云昔有少年博洽典籍其元爲商遠歸穆
一鳥卵問其弟曰鳥卵皆圓此獨方何也少年曰鳥
卵而方有白無黃破之果然問何以知之曰見成丁
百鳥志四友齋叢說云弘治末崇明縣申報撫臺云
本縣民家有鷄生卵而方異而碎之有一獼猴纔大
如棗時南昌艾璞爲撫臺以告巡江都御史陳璘欲
同奏于朝陳曰妖當聞但其物怪已不存矣萬一詔
取將何以進乃止 江西通志云孝通廟在臨江府

新淦縣相傳秦時有溫媼經程溪得巨卵藏于家生
七龍放之江媼或至江口龍輒獻嘉魚若奉養然媼
死葬程溪將兄一夕雷電遷之高岡鄉人爲立祠唐
賜額曰孝通 膠州志州有小珠山雙峯差峩高入
雲際正隆三年秋雨民行山間見一卵在地可盛粟
二石斑斕光彩民刈葛藟見以歸數少年搜取去卽
煮食之旬日腹大作居者百餘家皆掀舉躋于山
顛食卵者悉撲死老幼千計皆無恙始知爲龍卵也
夢溪筆談云天聖中近輔獻龍卵云得自大河中

詔遣中人送潤州金山寺匿藏之是歲大水金山盧
舍爲水所漂者數十間人皆以爲龍卵所致至今匿
藏予屢見之形數色理俱似雞卵大若五升囊舉之
至輕惟空殼耳 懸笥瑣琛云成化五年六月河決

杏花村有一卵浮於河大如人首下銳上圓質青白
微具五色又多鰲點漁者得之守河者以十疋布易
焉以手撼之中汨汨作聲水也又甚重氣暖而潤澤
或曰龍卵吾聞龍有胎未聞卵生或曰蛇亦卵生此
其類也占法江湖見龍卵主大水卵送開封府皆懼

不敢收守與刈相却之間墜破地中惟水而已 紀
畧云成化中河南省下有漁人得一龍卵於黃河邊
葦泊中大容三升許一商以數疋布易之送下官置
于延慶觀時周斌知開封府命擊破之中包碧水餘
無所有數日後大風揚沙黑雲自觀中起勢甚猛庭
前有兩樹都司前一大樹皆拔去左布政章繪宅有
樓去其半有一大銅盆亦從空飛去 說圖識餘云
嘉靖六年通州西北海嘯平地水高丈餘漂沒不可
勝計三日水退海濱遺一卵其巨鄉民朱鶴等曳之

上岸滑堅如玉令石工鑿之厚尺二黃白與鷄卵同
其狼藉者每人尚得一二担以油煮之味甚美知州
某取其殼以盛水日久不變水洗至殼口而不溢一
殼在朱家後鬻于山西撫商得銀半鎰終不識爲何
物伊川語錄云常有穿地得卵寄于金山寺龍能湧
水入寺取卵更一等龍也 留青日札云分宜嚴介

溪嵩世廟時內閣擅權其子世蕃積賄如山竟被罪
沒入貲產所籍中有金鑲雙龍龍卵壺一把鍍金雙
龍龍卵壺一金鑲龍卵酒甕一個連座未鑲龍卵一

枚共龍卵五枚并諸奇貨乃得之仇鸞海上將領及
賊汪直求和易者也他奇玩可知已

陰功神助

宋史紹興三十一年。金完顏亮渝盟。臣寮言。切謂陛下。飭躬修德。可勝強暴。望差撥使人降祝文。御香告祭。沿江祠廟。威靈顯著。血食廟廷。載于祀典者。令州分詣致禱。四聖五嶽之神。于宮觀設位。冀蒙降助。以速滅金。從之。三十二年閏二月。太常少卿王普言。伏覩車駕巡幸視師。前期遣官祈告天地宗廟社稷。宮觀諸神。諸陵攢宮。感格響應。昭彰使逆亮誅滅。醜騎遁去。兩淮無驚。舊疆復歸。茲者回鑾臨安。當行報謝。

之禮從之。是時樞密院葉義問言。寇進逼江上。先報北兵。謀開第二港。欲徑衝丹徒。施工累日。一夕大風沙漲。截斷不得渡。此乃水府陰祐。請加帝號。孝宗乾道五年。太常少卿林栗言。紹興辛巳。逆亮入寇。李寶等以舟師大捷于膠西。神靈助順。東海之神宜加八字王爵。詔從之。四明孫能傳字一之。剡溪漫筆云。宋時完顏亮寇淮上。樞府禱于大江。能使陰兵不得渡者。當奉冊爲帝。泊事定。許如約。朱丞相漢章謂四瀆一體。不當獨帝江神。洪容齋謂勸懲之道。人神一

也彼洪河長淮受國家祭祀血食不爲不久當金人之騎飛渡如行枕席惟大江滔滔天險坐遏巨敵之衝使其百萬創戈束手而退此其靈德陰功于河淮何如此舉殆所謂國將亡聽于神矣申勅將士固守江淮勝則賞其功不勝則議其罪庶幾人知激勸固守封疆若一聽于神敵入則委罪于河淮敵退則歸功于大江沿邊將士誰肯蹈白刃爲社稷死守哉

唐貞元中咸陽人言見白起令奏云請爲國家捍禦西陲正月吐蕃必下旣而吐蕃入寇邊人敗之德宗

欲于京城立廟贈起爲司徒李泌以爲將帥立功而
陛下褒賞白起恐邊人解體持義甚正容齋之說陋
矣朱丞相不能直折以理但謂四瀆一體不當獨帝
江神亦鄴侯之所笑也瀘淵之役寇萊公決策親征
王欽若修齋誦經北兵請盟而退萊公之力乎經齋
之力乎一之中秘之言卓然千古矣予按嘉靖二十
三年有大同順聖川水地庄軍卒劉伏玘擒板不孩
部下小酋王三三本華人外附者磔之傳首諸邊十
有一月司禮少監焦忠傳聖諭曰朕祇奉玄威保民

伐逆仰天下監叛惡生擒固義方之効力實鬼神之
陰戮其鬼也中原屢被侵犯血流千里自今少差其
加秉一真人禮部尚書陶仲文爲少師又陶仲文曾
請帝設立府鎮法壇以禡外侵之鬼三十年五月帝
以諸酋款塞欲撤之忽報鹵有異謀帝諭廷臣曰朕
于十九日欲撤鎮鹵法壇二十一日卽有警報立威
所祐亦不可忘秋七月鹵酋歸我叛人蕭芹等于塞
上兵部奏幸荷至德潛孚立威遠播寢妖氛之氣收
不戰之功寔非人力所能致者乞勅禮部擇日告報

玄貺冬十月獲朶顏叛人哈舟兒陳通事兩人道引
深入畿輔屢驚至是來塞內偵我虛實爲遊徼卒所
擒禮部上言二逆就擒寔賴玄貺所致宜蠲吉告謝
雷霆洪應壇併遣官告郊廟社稷從之三十二年仇
鸞死都督陸炳發其奸逆罪狀帝曰仇鸞大逆不道
仰賴玄威雖已殛死卽剖棺剝尸斬首梟示三十四
年嚴嵩請禱祀海神以禡倭醜遂命侍郎趙文華祭
告海神兼視察軍情三十五年八月俞大猷大破倭
寇于梁庄斬獲一千六百餘級徐海溺水死生擒副

魁麻葉等及倭魁辛五郎等。兵部奏言。首惡就擒。地方底定。皆皇上至誠昭格。立功允洽。是以百靈助順。謀若有啓。而戰若有翼。非區區人力所能強爲也。乞卜日修祀。用答立呪。十二月獻倭俘。羣臣稱賀。舉謝立大典。予按此時。南之海。北之邊。一有戰功。不曰仰答立呪。則曰加陶真人祿秩。至仇鸞旣死。而知其逆狀。亦曰立威所殛。不亦填乎。帝之威靈。兵部禮部卽欲執譯而無從也。幸而國祚靈長。天眷未艾。帝之雷厲風行。自足以震攝之耳。蘓東坡在元祐間。獲

鬼章作告裕陵文云。將帥用命。爭酬未報之恩。神明在天。難逃不漏之網。斯言未嘗不歸功于神明。然先之以將帥。則正而不阿。真君子之言矣。史記。漢武太初元年。西伐大宛。蝗蟲大起。丁夫人陽虞初等。以方祠詛匈奴大宛焉。漢兵起。王莽惡高廟神靈。遣虎賁武士入高廟。拔劍四面提擊。斧壞戶牖。桃湯赭鞭。鞭酒屋壁。令輕車校尉居其中。晉王導以儀物鼓吹。求助于鍾山之神。奉以相國之號。以禦符堅。其後八公草木皆兵。陳用揚云。蕞嶮之亂也。庾亮于白。

石祠祈福許賽及峻平而牛未解故鬼考之而亮病
此皆所謂聽于神非與國之舉動也 北齊書慕容
儼鎮郢城始入便爲梁大都督侯瑱任約率水陸軍
奄至城下儼隨方備禦瑱等不能尅又于上流鸚鵡
洲上造荻洪竟數里以塞船路人信阻絕城守孤懸
衆情危懼儼導以忠義又悅以安之城中先有神祠
一所俗號城隍神公私每有所禱于是順士卒之心
乃相率祈請冀獲冥祐須臾衝風歛起驚濤涌激漂
斷荻洪約復以鐵鎖連船防禦彌切儼還共祈請風

浪夜驚復以斷絕如此者再三城人大喜以爲神助
唐元載王緒杜鴻漸輩以因果之說聳人主每寇
至禮佛祈禱退則修八關齋飯僧報謝此又在王欽
若閉門修齋誦經之先 建昌志勝云鄧紫陽名思
瓘臨川人開元中應召能使神兵以却西戎雷霆中
影影見焉西戎退帝益神之二十七年感虎駕雲車
之異而化玄宗作輓詩刻石云太乙三門訣元君六
甲符下傳金板術上刻玉清書有美嫔真士囊中得
秘書自茲三黜後甥我滅殘胡 七修類稿云天寶

開西番寇西安詔不空三藏誦咒護之忽見金甲神
人不空云此毘沙門第二子往救西安矣後西安奏
捷云西北有天王現形勝之因勅諸道立像故佛寺
有天王堂嘉靖庚子山西邊外入寇朝廷揚旂設醮
仗劍咀咒以禳之後奏捷適是日也 乾元三年正
月元帥奏于河陽陝東大破賊百官表賀內云頃見
中書門下稱河陽橋前因河凌衝突連艦偏斜昨一
軍吏夜聞橋下闢見有神人云我是毗沙門天王爲
國家正此橋柱及平明橋忽正又勝州已北百姓數

千人忽見兵馬極衆喚百姓索食其中有人云我是
張韓公及王忠嗣領此兵馬爲國討賊不日當太平
百姓陳祭訖須臾不見此皆聖德所感神人合符
鶴林玉露云吉州江濱有石林廟隆祐太后避鹵御
舟泊廟下一夕夢神告曰速行鹵至太后驚寤卽命
發舟指章貢鹵果躡其後追至造口不及而還事定
特封廟神剛應侯 南史王僧辨進師潯陽夢周何
二廟神云吾已助天子討賊自稱征討大將軍並乘
朱航俄而反曰已殺侯景同夢數十百焉

虞道園碑記末徵宗封道真王文卿爲侍宸先生盜起山東徒黨號巨萬郡縣不能制聲勢張甚召見便殿上以爲言對曰臣當以神力相助討他日獻捷者言天大雷電賊乃退而道君悉歸功于侍宸矣曹景宗傳天監六年三月魏中山王英與將軍楊大眼衆數十萬攻鐘離武帝命曹景宗韋叡救之禱于鍾山蔣神求助神報許之于是叡攻其南景宗攻其北值淮水暴漲六七尺又遣水軍乘艦擊之魏軍大潰英脫身走大眼中箭焚營而去諸壘土崩水死者十

餘萬斬首亦如之生擒五萬人收其貲糧器械山積
凱還之後視廟中人馬脚皆有泥濕人盡目覩焉
草木子餘錄洪武元年御史大夫湯和征福建徑海
道進追兵遇漁翁貌藍色操舟就之曰子勿殺一人
吾指子所攻之路湯曰諾遂潛兵直抵城下全城歸
附觀昔之漁翁乃南薰太廟殿神也至今祀之

甲申十同年圖

天順八年所舉進士至弘治十六年而同年進士之
在朝者九人與南京來者一人會于刑部尚書吳興
閔公朝瑛之第因爲之圖而長沙相公李賓之爲之
序而記之者也其十人爲南京戶部尚書公安王公
用敬名軾吏部左侍郎泌陽焦公孟陽名芳禮部右
侍郎掌國子祭酒事黃巖謝公鳴治名鐸工部尚書
柳州曾公克明名鑑刑部尚書吳興閔公朝瑛名珪
工部右侍郎泰和張公時達名達都察院左都御史

浮梁縣公建珍名珊戶部右侍郎益都陳公廉夫名
清兵部尚書華容劉公時雍名大夏太子太保戶部
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李公賓之名東陽會晏于癸
亥年三月二十五日因而繪之爲圖皆畫工面對手
摹得其形模意態惟焦公奉使南國弗及會預留其
舊所圖者而取之是日謝公倡爲詩八人皆和焦公
歸亦和焉天順八年所舉進士二百五十八至弘治
十六年癸亥閱四十年之久而此十人者爲朝中之
大老閱公年七十有四張公少二歲曾公又少二歲

謝焦二公又少一歲劉戴陳王四公又遞少一歲李
賓之于同譜中爲最少然亦五十有七也唐九老之
在香山宋五老之在睢陽歌詩宴會皆出于休退之
餘而此十人者皆有國事吏責故其詩于和平優裕
之間猶有思職勤事之意焉 成化丙戌科至弘治
辛亥二十六年間同年雖存亡不一通計束金者一
百六十六人矣故近時言科目之盛多以丙戌爲稱
然其間如羅倫上疏論李文達奪情起復之非卒著
爲令章懋黃仲昭莊昺諫鰲山烟火之戲陸淵之論

陳文謐莊靖之不常賀欽胡智鄭已張進祿輩之効
商文毅姚文敏強珍之効汪直陳鉞皆氣節凜然表
表出色此所以爲尤盛也此條見菽園雜記中按天
順七年癸未貢院火補會試舉人于八月次年 憲
宗皇帝御極補廷試故爲甲申科進士其丙戌則成
化二年也今崇禎癸未科亦因邊儆改會試于八月
次年鼎革又次年爲順治丙戌科中雖易朝而兩科
之人功名特盛豈非有數存乎其間耶 王鳳洲先
生題甲申十同年會後云甲申十同年會圖作于弘

治辛亥距今六十有七載矣太師李文公爲序而
太保閔莊懿諸公次焉明興人才之盛獨稱孝廟時
而孝廟諸大臣又獨稱甲申成進士者中間如劉忠
宣戴恭簡李文正謝文肅王襄敏閔莊懿皆歟歷中
外位承弼著篤斐聲其他類亦廉潔好修之士僅一
焦泌陽驚耳以香山洛社之耆俊不在野而在朝固
可仰窺孝廟如神之智其一時人物光彩爲人所
艷羨而不可得者僅此圖在覽之寧無興慨耶然是
九君之賢僅足以奏弘治之泰而一焦泌陽成正德

之否而有餘小人之效速于君子若此又可悞然而
思儆也甲申之名公卿而物故者則倪文毅岳在南
者則張簡肅敷華因附志之陸公溪玉堂漫筆云
予登乙丑科今三十六年矣浮沉中外六十有三歲
已亥蒙御筆親題以學士掌行在翰林院印踴從南
巡時同年在朝者九人掌十印亦盛事也內閣未齋
顧公居守賜關防翟公新起行邊改兵部尚書兼都
察院右都御史鑄關防禮部行在則介溪嚴公兵部
尚書則東瀛張公禮部印則甬川張公兼掌翰林院

印刑部印則南塘宋公戶部侍郎三峯高公出遊楊
草亦給關防以行順天府則石峯邵公 正統五年
楊公士奇真率會叙畧曰世以文學仕而得入館閣
者鮮館閣而得其條之志同德合又相與壯老不相
違離尤鮮也今學士七人在館閣或二三十年或四
十年皆歷仕四朝德同志合于是皆老矣正統戊午
士奇年七十有四建安楊公榮六十有八南郡楊公
溥六十有七文江錢公 六十有六安成李公 六
十有五臨川王公 六十有三泰和王公直六十遂

倣唐宋洛中諸老真率之會約十一日就閣中小集
殺止一二味蔬品不拘爲具簡而爲歡數也序仍以
官者在館閣不改舊也因賦近體四韻且屬和章以
備他日館閣故事夫以館閣同事至數十年之久而
得從容爲真率之會此又非唐宋諸老之會可比也
真熙朝之盛事哉

墨仙筆仙

蘓東坡云賣墨者潘谷予不識其人然問其所爲非
市井人也墨旣精妙而價不二士或不持錢求墨不
計多少與之此豈徒然者哉余嘗與詩云一朝入海
尋李白空看人間畫墨仙一日忽取欠墨錢券焚之
飲酒三日發狂浪走遂赴井死人下視之蓋跌坐井
中手尚持數珠也石晉之末汝州有一士不知姓名
每夜作筆十管付其家至曉闔戶而出面街鑿壁寔
以竹筒如引水者有人置三十錢則一筆躍出以勢

力取之莫得也筆盡則取錢携一壺買酒吟嘯自若
率嘗如此凡三十載忽去不知所在又數十年復有
見之者顏貌如故人謂之筆仙此二則皆東坡居士
所記夫天上固無凡俗神仙乃筆工墨工有資于文
人之用亦遂有神仙居于其中亦可異也 高郵人
顏姓者少落魄宋建炎初鬻筆遇仙日售筆十則止
曾轉運使過境見之問曰能飲否曰可飲一斗飲畢
長揖而去遺所携筆籃于舟中轉運俾左右取而還
之盡力莫能勝凡得其筆者剖而視之管中必有一

詩或倡記其破毀歲月及人姓氏禍福無不驗者故
號筆仙年九十七。一日積葦庭中坐其上自舉火焚
之。人見烈焰中乘火雲飛昇而去。則此又一筆仙矣。
呂純陽于會昌中兩舉進士不第。卽有棲隱之志。
去遊廬山。遇異人授劍術。得長生不死之訣。多遊湘
潭鄂岳間。或賣紙墨於市。以混俗。人莫之識也。然則
文房之具。是有仙氣存乎其間耶。道士胡用琮號冲
真子。隸籍于廬山太平興國宮。有道士破衫敝履。自
稱回道人。人皆不顧。獨胡待遇加禮。後數年。革帶麻

鞵挑二壺號大宋客訪胡于道院。言論清雅。胡問此壺何用。曰行李也。傾壺視之。皆黃白之物。問胡欲此否。胡答不願。願得長生之術。就取碎銀沽酒。與胡飲。日授至道。及日暮。以刀剗土。漉酒漱津。和土。噓呵成墨。擲之几上。鏗然有聲。語胡曰。服此可愈疾。入仙矣。再飲。胡醉倒。及醒。但聞異香滿室。刮土處有泉透出。不知客之所在。胡以墨研酒飲。宿疾頓癒。年逾七旬。貌若處子。一日留詩蛻形而去。今宮有墨仙泉。掬飲味甘。冬夏不竭。東平人榮陽宮齋墨于市。人稱之。

爲二郎一日携鄭子成墨過劉長源父所長源父調
之則爛爛成金矣 墨莊漫錄云世傳呂公往往賣
墨人間毘陵邵姓士人善談易衆請講于佛舍至小
畜有墨者青巾布衣褰幃直入邵惡之掩卷而問曰
何來曰賣墨耳適聞講易至小畜其說非是邵驚遽
揖之坐墨者脫履置案上取墨一丸曰此墨價十千
一坐皆笑墨者納履取視滌之試墨置日影中貯墨
而出曰抵暮復來當知十千非貴也邵且笑且駭少
頃視硯墨之所濡徹底爲黃金與日影相耀邵惋恨

不已必呂仙也 名勝志云常德府漢時爲武陵郡
郡後堂有白鶴池唐李翱刺史時見買墨道士以芒
鞋一隻投之池中化爲白鶴飛去今構有亭曰白鶴
軒